

硃批諭旨

鄂爾泰奏摺一



硃批鄂爾泰奏摺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江南江蘇布政使臣

鄂爾泰謹

奏爲交盤已竣特陳額外虧缺事竊臣以卑鄙庸材

伏蒙

聖恩簡任蘇藩要地惟有竭力盡心不敢少有欺隱以期報稱今查得江蘇藩庫錢糧除署撫臣何天培先經報參前藩臣李世仁虧空現在嚴審是否侵那侯督臣另奏外臣到任後續查出李世仁虧空雜項等銀一萬餘兩隨經臣嚴催已據陸續還庫

共接受實在錢糧十六萬二千餘兩自八月十八
日臣到任之日起扣至十月三十日止共新收過
正雜銀四十九萬一千餘兩解放過雲南四川兩
省協餉及本省兵餉驛站等銀共四十五萬五千
餘兩現存庫內銀共十九萬九千餘兩俱經督臣
培臨庫盤驗訖但此外有不入檔冊實關正項者
查彌納於十一月初十日到蘇會同署撫臣何天
又查出前藩臣宜思恭等各任內虧缺無抵經
欽差部臣張鵬翮前任督臣赫壽撫臣張伯行
題准將康熙四十八九五十五十一等年俸工捐補

銀共十五萬餘兩至今未補又查出前藩臣李世仁任内墊用虧缺并所屬各庫借墊虧缺前撫臣吳存禮咨准戶部將康熙五十四五六等年俸工捐抵銀共一萬六千餘兩至今未補又查出前藩臣楊朝麟李世仁各任内墊用虧缺詳明前任督臣赫壽常鼐撫臣吳存禮批准統俟俸工捐補銀共六萬餘兩今亦未補伏查前項虧缺銀兩既係因公墊用准將俸工捐抵自應即將各年俸工捐補清項乃十餘年來從前各任並不徵解歸欵且有已徵在庫不歸原欵而復充他用者共計六萬

五千餘兩餘俱虛懸待補竊念新奉
明旨議捐俸工永行停止此誠
聖主軫恤臣民之至意縱地方公務原應地方官公辦
然公捐之項自當完公逾限過期尚且不可況任
意出入竟至虛懸將來流抵作何歸結臣受
聖恩深重身任錢糧專責斷不敢少有瞻狥以負
慈父令將交盤之外查出歷年額外虧缺將俸工捐抵
未補各項逐一詳明督撫二臣限年清補外謹遵
訓旨具摺
奏

聞臣謹

奏

此奏甚明甚晰甚爲可嘉前各案虧空捐補之項當與督撫商酌應令歷任督撫司道賠補豈可累及現任無辜之員爾等若肯任怨實心任事那有不辦之理少有瞻顧因循則諸凡掣肘難行也如山西通省虧空諸務廢弛令諾岷到任方半年料理清楚錢糧分釐皆有著落實可謂天下撫臣中之第一者也他省督撫當愧而法之爾等如何效力處朕自然知道不能惑朕耳目何天培居官何如輿論不一爾可據實具奏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江南江蘇布政使臣鄂爾
泰謹
奏爲恭繳
硃批諭旨據實回奏事竊惟江蘇重地財賦甲天下從
前各項虧空欠在民者或由災荒欠在官者半由
貪鄙深維其故瞻顧實貪鄙之源因循乃瞻顧之
驗瞻顧因循未有不流爲貪鄙者上官需索下屬
下屬因剝削小民至剝削之所入猶不足以供所
出則動庫帑蓋愛惜功名不得並愛惜廉恥究之
廉恥掃地功名隨之故虧空之州縣亦未必盡出

無良實不肖之督撫司道有以使之也欽奉
諭旨將各項虧空捐補之項令歷來前任督撫司道賠
補不許累及現在無辜之員復以瞻顧因循不實
心任事爲誠此誠
聖主如天之仁如日之明無遠弗屆無微不燭之所至
苟非下愚敢有背
見得透卽好但畏結讐怨並受親友請託王公威逼上
君父忘身名而反取悅於貪官汚吏者乎除前督臣赫
司挾制種種掣肘也說不得常人所能之事口說易身
壽常鼐之子前藩臣楊朝麟之子業經督臣查弼
行難勉之流風惡俗只以刻薄二字令人畏首畏脚捨
納於別案具題奉發到省前撫臣吳存禮前藩臣
已從公豈人人能爲者耶
李世仁現在江蘇統俟商酌督撫二臣會查確細

分別著落另摺奏

聞外至署撫臣何天培爲人直率居官恂謹每對屬僚

未嘗不以酬

如果知恩自愛直率恂謹卽少不諳練經歷些卽知矣

恩盡職爲念但不諳吏治遇事少裁斷是是非非遂未

可眞心助伊做好官

能允當其家人白二向因在鎭江任原無關防與

如再有此等當

地方官吏頗多熟識及署巡撫初未免多事今已

令知而改之如有不樂聞而懷私之處密奏以聞

不用傳話臣謹遵

諭旨據實覆

奏外恭繳

硃批原摺合併聲明臣謹

奏

知道了

雍正二年六月初八日江南江蘇布政使臣鄂爾

泰謹

奏為恭謝

天恩并繳

硃批諭旨事署理浙江藩臣佟吉圖抵蘇口宣

聖諭鄂爾泰自到江蘇聲名甚好毫不負朕恩是天下

第一布政欽此臣質本庸人身遭

殊遇受事以來見江蘇地方外似繁華中實凋敝加以

風俗奢靡人情浮薄縱遇豐年亦難爲繼私心竊
慮實非止於不要錢不廢事便足以報
君恩盡臣職也迄今待罪將及一載雖兇頑稍戢淫蕩
稍減府州縣吏亦稍知自愛然於地方本計曾無
寸補乃蒙
天語褒嘉逾於常格臣自分何人膺兹
異數自今以往惟有時凜
聖訓不瞻顧不因循竭力盡心佐署撫臣何天培謀積
貯通水利崇節儉惜廉恥務期荒年亦可不愁饑
窮民亦漸不爲盜臣職無虧臣心始慰庶仰酬

高厚於萬一耳臣謹

奏

所奏甚是向聞爾料理得法故未諭及今既有此奏因將朕意諭爾凡轉移風俗之事須漸次化理不可拂民之意而强以法繩之也從前如湯斌等及幾任巡撫亦有爲此舉者皆不能挽回而中止反致百姓之怨望無濟於事如蘇州等處酒船戲子匠工之類亦能養贍多人此輩有游手好閒者亦有無産無業就此覓食者倘禁之驟急恐不能別尋生理歸農者無地可種且亦不能任勞若不能養生必反爲非不可究竟矣惟在爾等

地方大吏正已率屬徐徐化導使百姓明識其非樂從務本知其利害方可長久遵行風移俗化也萬不可嚴急使民失業究之蘇常等處還是禮義柔弱之風雖習尚奢靡不過好爲嬉戲耳況人性多巧頗嫺技藝善於謀食較之好勇鬭狠之風相去遠矣若盡令讀書勢必不能若槩令歸農此輩懦怯之人何能力田服勞將來不過棄鄉棄土遠往他省仍務其舊業耳非長策也凡事順人情就風俗而理之從容布置委曲開導方可有成一點迂腐淺見存不得虛名務不得地方上司頑衿紳縱不得末業小民苦不得必須一夫不獲其所若已

推而納之溝中如此寛仁如此識見方可爲民父母若不計及久長祇顧一時高興非惟不能風移俗美翻成勞而無功只可善爲化導不可使小民失其生理也此朕密諭爾之旨不可令一人聞之要緊要緊

雍正二年七月初五日江南江蘇布政使臣鄂爾泰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查叅革知府張汝懐揑結署令陳紳虧空全完詳請開復一案臣據詳轉請部臣以狥庇題叅臣接閱邸抄不勝惶悚不勝慚愧雖嚴加處分甘

受何辭不期七月初二日接臣兄鄂臨泰家信知

奉

恩旨查弼納居官好固不待言鄂爾泰居官聲名好布

政使內第一伊等失於覺察則有之斷無徇庇之事

可以保得伊等俱著從寬免其處分餘依議欽此臣

跪誦之下感極涕零謹望

闕叩頭恭謝

聖恩訖伏念臣遠隔數千里外孑處江蘇智短材庸未

能寸效乃蒙

聖明垂鑒下信臣愚非分之褒重頒

天語臣自顧何心能不思奮自今以往惟有矢此愚忱
益加詳慎務期少補涓埃不敢自甘暴棄除詳請
撫臣代疏恭謝外謹具摺奏
謝臣謹
奏
知道了不可因取信於朕而放縱改易也勉之又勉莫
負朕用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江南江蘇布政使臣鄂
爾泰謹
奏爲欽遵

聖訓恭繳

硃批事竊臣於七月初九日恭接

硃批臣摺

諭旨廣大悉備纖細不遺如衡斯平如鑑斯澈既精義以入神乃造化之在手此固萬物咸宜千秋惟鑒小試之則小效大試之則大效者也臣跪誦之下心目洞豁浮氣頓除深繹熟思歡忻累日伏念

國家設官分職凡以爲民耳但能利民則寬嚴水火皆所以爲仁而勞怨非所恤如不能因民則刑名教化皆足以爲病而廉惠非所居蓋謬拘臆見薄

務虛名不以民事爲事不以民心爲心固未有能
奏效者恐廉吏與貪吏罪相等好事較悞事害更
大見小不戒欲速不達莫之或出此矣臣仰體
鴻慈凜遵
寶訓鏤心刻骨敢一飯之偶忘宣化承流期三年而報
可臣謹
奏
所奏甚是勉爲之
同日又
奏爲敬陳管見事竊臣受事江蘇巳經一載地方事

宜粗悉大畧如丹徒丹陽河面係杭嘉湖紹蘇松
常七府之運道而派夫挑淺獨累兩邑之民糧漕
關係
天儲旗丁固宜優恤然馭之不善而驕悍橫索官府莫
制遂爲商民累州縣分修戰船營弁勒索州縣船
不堅完官受賠墊徒爲科斂口實凡此諸事業蒙
聖主洞鑒諭令查議臣更敬攄一得附陳四條伏冀
聖主採擇焉一漕船之宜更舊式也謹按糧艘舊式船
身雖廣濶長大而每船所裝額米不過六百石此
漕船一事近諭九卿總漕倉場議定不便更張朕爲此
外悉供運丁水手廣載私貨以致船身過重遇淺

事著實留心會議斟酌而後定者
即阻蓋受兌開行覔攬客貨包載過關停泊接受
勢濡時日迨過關上進以及達通沿途發賣客貨
又須留滯船式過大遂得藉口實非無因敢於玩
悞也況船大則行遲行遲則擁塞擁塞則河路益
隘而民船不得通甚有相去數丈守候經旬兼之
硬拏剝運捶撻交加怨聲載道誠有如
聖主明諭者以臣愚見與其大而無適於用莫若更其
式而有便於漕并有便於民嗣後每遇一船破壞
并屆滿號大造之期請即飭令更造如舢子船式
窄小而長量其所裝可容千石六百石以裝正供

一百石以裝行月口糧餘三百石地仍許其帶貨則船小載輕不難撑運卽遇淺擱亦易扛幫而於旗丁輩仍無苦累商販民船且得肩行無礙殊兩便矣況船小則水手亦可減裁少一人卽少生一事兼又便於舉棹其行亦速將不踰六月便可抵通不踰十月便可回次不惟易於督運復有益於商民或亦救弊之一法也一巡道之仍宜專設也竊查蘇松二府地當濱海民稠地沃賦重風刁且有泖澱太三湖汪洋千頃最易藏姦東南壤接浙江盜賊不時出沒所以向設分巡道一員駐劄蘇

此奏是朕諭查弼納議奏

州府城巡查防範以專責成至於糧道督理蘇松常鎮四府漕白二糧始須設法催徵繼則到次督趲而又押運赴淮按船盤驗是糧道一官亦難雜以他事分擾其心惟是康熙二十二年間將巡道一缺裁併糧道而巡查之責與催趲之任遂統歸一員竊思糧道之催趲正當冬月而匪類之竊發亦係寒冬若押運赴淮勢不能不顧此而失彼以臣愚見似應查照舊例仍設分巡道一員巡查地方以資彈壓以專責成一水利之亟宜宣通也按

此事干係大必命督撫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者太湖也太湖之

著實詳察而後可行亦諭伊等

水分洩於三江以入海三江者東江吳淞江婁江也婁江即今之劉河在蘇州府城之東經崑山縣抵太倉州境環城南而東過嘉定縣以入於海上洩諸水下通潮汐東南半壁實賴之故其通塞所關甚重河向寛二十餘丈後因於天妃宮建閘束其水勢潮汐來緩以致停淤暴塞所存河面僅五六丈土人方欲去之而於康熙五十四五年間又建六渡橋之新閘而河道日湮因六渡橋去海已遠潮力已微束之以閘則潮來愈微退時愈緩緩則沙停漸成淤積以致濱河田畝灌溉無資此則

旱之爲患也若遇大水爲災河道本細復有此閘
梗其咽喉以震澤西來列郡之水盡趨劉河而爭
出於丈餘之水門其洩瀉不及則汎濫漂沒之患
必不能免此又水之爲患也當時與六渡橋並建
者又有七浦一閘此閘去海爲近潮大則阻於閘
而不及進閘外之田受其汎濫潮小則阻於閘而
無所入閘內之田無從戽救故二閘一建而三郡
之水利欲絶士民無不欲去此二閘者而以當日
建造之始經督撫
題請未敢議廢殊不知地勢有更遷事機分利害因

革興廢在乎審時況在議建之時本爲利民計也而未見爲民患及今已受其患若仍不爲變通拘於前議恐水利翻爲水害並於前議利民之初心亦大相悖謬矣臣博訪羣議如出一口倘邀
聖明恩允廢此兩閘太倉等三州縣萬民實攸賴焉一

此方新議行之事近諭大縣已改添設分理其應署之佐貳有可署者不妨權變題請又在爾地方大吏相機而爲之也今不便又更改

委署之難拘成議也伏念知府一官有統率屬邑盤查倉庫之責州牧縣令有刑名錢穀城池庫獄之司職任匪輕遴委宜慎在從前陋習凡府州縣缺出鑽謀署印者爭先恐後不肖大吏以此居奇視耗羨之多寡定賄賂之重輕而被委之官原期

藉此獲利既所費已多且爲時不久遂至百計營私而侵漁蠹民無所不至荷蒙
聖明洞燭特頒定例署印之官凡有虧空即著落原委署之上司分賠法至善也近奉部覆臺臣王恕條議知府缺出止許委府佐署理州縣缺出止許委隣近之州縣兼攝其所以杜通融瞻狥之弊者至詳且悉臣又何敢置議獨是地方有大小之不同政務有繁簡之各別因地制宜庶免貽悮查蘇松常鎭所屬之二十州縣俱係財賦重地事務殷繁江寧之上江句溧諸邑揚屬之江都暨高通二州

淮屬之山陽宿遷等縣並皆衝劇要地素稱難治如收漕之時印官住宿倉厫殫力徵輸尚虞遲悞平時催徵各項錢糧條欵繁多日昃不遑猶難如限加以

欽部命盜重件並承追承緝各案均有嚴限例于叅處任斯職者即使才具優長亦止能勉盡職守若更委以他篆恐即有兼人之才亦乏分身之術勢必以本地之事私委衙官則害民悞事更有甚於同知通判者是隣近兼攝之事可行之於他省而未便概之以江蘇也臣查佐貳首領等官未

嘗無長才若概不許委署恐敏練之員無由自效
非所以示鼓勵隣近州縣等官未必皆循吏若
例定以兼攝恐夤緣之輩反得借徑非所以示防閑
況既遵
定例凡署印之官但有虧空卽著落委署之上司分
賠則委署之責自當聽任應分賠之上司若分賠
則有
嚴例委署實無專責或受分賠未免屈抑卽現委署
亦難遴選深計熟思恐終無補據臣愚見嗣後州
縣缺出惟當欽遵

聖諭令該管上司不拘何官但慎擇才守兼優者詳請

委署其委署之官一有虧空或至惰悞卽著落分

賠仍加嚴處在該管上司既無可推諉則爲公爲

私倍加詳愼而通融瞻狥之弊或亦不敢出此矣

至於知府缺出詳委府佐署理事可通行然遇府

佐中或無可委之人亦當隨時變通以收實效以

上四條均關民事臣自維職守不揣冐昧詞過冗

長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知道了凡奏應明白達意何冗長之有

雍正二年九月初四日江南江蘇布政使臣鄂爾
泰謹
奏爲陳明地方情形仰懇
皇仁事今歲江蘇地方自夏涉秋雨暘時若將謂可卜
大有不意於七月十八十九日兩晝夜颶風驟雨
一海潮泛溢江濱海灘之處同時被淹衝決海塘倒
壞民居廬舍甚至溺死男婦多人臣驚聞震駭隨
即轉報督臣查弼納署撫臣何天培俱已具
題外臣念

聖主以誠達天以仁育物宵旰憂勤無日不以民生休

戚爲念自

御極以來蠲免赦除屢下非常之

詔一旦見此濱海百姓忽遇奇災必惻然憐憫

恩賜撫賑第現今壞廬舍絕煙火秋深霜露方始而小

民暴露乏食不知所蔽若待

應如是已有旨矣

恩旨明降尚需時日萬一少壯者流離轉徙老弱者塡

委溝壑是不以

如此方是

聖主之心爲心而又何賴乎有司土之臣也因夙夜焦

思不得不亟求拯救之策除孤懸海外被災尤甚

之崇明一邑已奉督臣急撥存留米一萬石署撫
臣買米二千石押運至本地散賑平糶安撫兵民
臣一面詳明督撫二臣一面先動捐存銀兩量受
災之大小輕重各發三百兩五百兩不等令州縣
官親詣核實無力貧民按戶散給助其苫蓋薪粟
之資免於露處潔腹之慘以待
皇仁令續據各災屬詳報已經俵分各散訖又有各自
捐貲并勸大戶樂輸凡係屋廬倒塌者現在修葺
爨煙不繼者得賴保全莫不各理舊業漸復安堵
臣用敢據情繕

奏以稍舒
聖明南顧之憂但目前雖獲稍安恐涓滴未能補救一
俟確勘情形細核分數立即詳明督撫
題請賑賚廣沛
洪恩至於此外如蘇屬之吳江長洲松屬之婁縣青浦
常屬之武進鎮屬之丹徒淮屬之山陽贛榆安東
揚屬之通州如臯等縣雖據報災臣細加訪問於
秋成分數不無減什之二三然猶不致大害現在
委員會勘俟勘確另
題即間有微傷臣等自當酌議慰安可以無煩

聖慮蓋江蘇惡習但遇災祲即不被災處亦紛紛報災

不但江蘇乃小人之常情

業主希圖減課佃戶希圖饒租而包攬錢糧衿棍復從中聳駕以爲緩徵之計若不分别查勘明白

曉諭一經

題請則錢糧輸納不前關係非細不敢不慎也更有

此處當著實嚴慎實力奉行

陳者松江府屬之海塘向係土堤自遇颶風將華亭縣所轄金山衛柘林青村三汎一帶土堤患口衝坍五十五處計三千六百七丈據估工料銀二萬九百餘兩上海縣所轄川沙南滙二汎衝潰護

此項應速速動帑修理

塘九百一十丈據估工料銀兩詳請速發帑銀修

築前來臣念東南
國課民生全賴海塘捍衛前據士民公呈請照浙江
海寧塘工開捐納事例建築石塘爲一勞永逸之
計自柘林周公墩起至西金山東天妃宮止計程
四十里計長七千二百丈每丈約需工料銀一百
兩共約計銀七十二萬兩工大費多非開捐不能
充濟曾經轉請督撫正在酌議具
題而目前適逢潰壞內外無阻鹹潮直入民情驚恐
石塘之議緩不及恃若不急爲搶築土堤所慮秋
潮大汐倘有害生不測不可不防第所費浩繁司

石塘可緩況目下方有旨停捐不便復行且許多有石
塘處亦未見獲利蓋海水之力非堤力可勝若勢緩可
禦土堤亦可防護如勢大湧猛即石堤亦不能捍禦也
急急修理土堤爲是

應如是

庫錢糧別無閒欵可撥臣愚伏念惟有權動正項
地丁給發堵築并卽以一帶被災之民召募充役
日給工食銀五分則不特自食無虞兼可分贍家
口指日賑恤下頒又逢內地收穫便可接濟則一
此策甚良法也去歲山東挑淺大得益
舉而塘工民命可以兩全臣再親履其地確查丈
尺細核工料不使冐銷用過錢糧徐議歸補實緣
地方緩急之時不得不設此權宜變通之計是否
可行統俟督撫兩臣
題請來好
題請至建築石塘原期永固然此土堤爲石塘外衛
仍不可少若因有改建石塘之議而謂土堤可以

不築無論內地現在可危卽將來石塘告竣而無
土堤捍禦或値狂瀾瀰漫則無以截水勢以安民
居此土堤之亟宜搶築非止爲暫時補救計也是
誠所繫非輕故敢備細直陳所有
硃批臣摺三扣並
硃諭事件合併恭繳臣謹
奏
知道了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九日雲南巡撫管雲貴總督
事臣鄂爾泰謹

奏爲恭謝
聖恩報明臣體痊可事竊臣質本庸材身遭
異數五日留京六蒙
召見疊荷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
訓誨儼若嚴師
矜憐宛如慈父臣口不能述心實難安縱使竭盡駑駘
　　斷不能少酬萬一若復甘自暴棄稍易初心謬言
　通脫移念身家在諸臣所當薄罰在臣卽應顯戮
皇天后土亦必不容臣負背至此也臣於初二日巳刻起

程

御賜行轎穩適快便日行兩站餘畧無勞頓兼以尚書

臣蔡珽所定薑藥方經臣立即合就早晚分服今

於本月十九日已抵湖北襄陽府飲食漸增精神

漸長此後當儘力前行畧無遲悮臣以微恙致厪

聖懷午夜捫心難以自處惟有努力自愛務使體氣强

壯以重臣職以答

天恩而已臣謹

奏

覽奏朕甚爲欣慰新正大禧諸凡平安如意也朕與卿

一種君臣相得之情實不比泛泛乃無量刦善緣之所致期共勉之

雍正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雲南廵撫管雲貴總督事臣鄂爾泰謹

奏爲恭謝

聖恩事竊臣於雍正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抵雲南馬龍州地方接受印信隨於二月初一日抵署到任茲於本月十八日前齎摺家奴回滇賫

御賜臣福字一卷荷包一箇珍食一匣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領受訖及敬啓摺扣欽奉

硃批覽奏朕甚爲欣慰新正大禧諸凡平安如意也朕與卿一種君臣相得之情實不比泛泛乃無量刼善緣之所致期共勉之欽此臣跪讀數四不能仰視旣感激涕零亦慚惶汗下自顧鈍根實何修而得此若不勉力精進稍有墮落現在不作善因未來定受孽果旣不敢亦不忍惟願生生世世依我

汝之心朕早皆洞悉矣

朕不輕許人也

此一大事須要自了勉之

慈父了臣一大事以求多福而已臣謹

奏

同日又

奏爲遵
旨覆奏事竊查雲貴兩省綿亘二三千里正雜錢糧除
鹽課及銅鉛等項外每年所入不敷所出需撥協
餉數十萬兩爲計久遠實切隱憂署貴撫臣石禮
哈抄賫減則陞補摺底內奉
硃批此事議論甚妥可備悉說與鄂爾泰著再詳審定
奪奏聞等諭傳示到臣臣伏讀詳繹仰見我
皇上仁以推誠明以行恕旣事理之兼該亦萬一之各
正至於恩不易示美欲兩全尤爲政治要道內外
臣工各宜身體葢市恩者末後必招怨恩難繼也

偏美者對面已成惡美無濟也據臣愚見毛文銓
所請餘糧一萬石暫不可免石禮哈不行丈量示
令自首增科實屬細心妥議臣於滇省已仿行此
法但邊方要地糧儲爲先議減首重田則應俟陞
增獲有成效統計餘糧方可遞減若隨增隨減以
抵原數恐陞增之地舊即隱匿之人在隱匿者原
未全首雖增實未嘗增在增陞時已有漏田是減
而又再減深慮熟思似於
國計無補再如內開土司首重田則一條彼雖依例
輸糧其實占踞私享者不止十數倍而且毒派夷

人恣肆須預梗故欲靖地方須先安苗猓欲安苗猓
此諭是極當極
須先制土司欲制土司須先令貧弱臣方思設法
鼓舞濟以威嚴俾各土司自報田畝按則陞增議
甚是甚是凡天下事利弊名異而實同途
減首重似尤屬緩圖此臣愚見如此伏惟
況欲速則不達詳審爲之
聖主睿鑒
訓示遵行至於鹽課錢糧係滇省要務臣到任後即行
清查正項必不可減羸餘似可抵銷若查竈戶薪
本原無賠累鹽觔價值另有騰那即羸餘銀兩亦
未宜擅動統容臣詳悉斟酌俟有成算再具摺奏
聞外臣謹

奏

深知熟悉後再行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雲南巡撫管雲貴總督事

臣鄂爾泰謹

奏為敬陳東川事宜仰祈

聖裁事竊查四川東川一府原係土酋祿氏世守地方

考祿氏籍隸馬龍分據東川明季並未歸版圖至

康熙三十一年始獻土改流議歸四川管轄其地

與雲南省尋甸祿勸嵩益三州接壤距雲南省城

四百餘里方隅廣濶地土肥饒昔遭流寇蹂躪之

後緣半未開闢兼之土人兇悍專事刦掠川民不肯赴遠力耕滇民亦不敢就近播墾故自改土以來歷今三十餘載風俗仍舊貢賦不增該府每年徵折等銀止三百餘兩俸工兵餉不敷悉赴成都支領往返維艱以天地自然之利致爲荒蕪不治之區艮屬可惜況東川去成都二千八百餘里一切事宜俱有鞭長不及之勢即如上年十月內烏蒙土府祿萬鍾之叔祿鼎坤統衆攻打東川村寨東川知府周彬慮川省遠不可恃具報滇省經前督臣高其倬撥兵應援始獲解散解散之後而川

省所發令箭方得到府是川省之無濟於東川而東川之無益於川省也明矣況尋甸祿勸霑益三州之民時遭東川土人之害綁擄人口刦搶牲畜不一而足及至赴官告理備文關提川省官例問土目伙頭而土目伙頭惟就中攫利曲爲隱庇經年累月竟不拏解一犯洵爲滇省之累臣按稽誌圖博訪輿論若得東川府改隸雲南聲教易及凡滇黔兩省商民有力能開墾者廣爲招徠以實其地並將附近營汛斟酌移駐以資彈壓不但兵民衆多土人自不敢橫肆且從前茂草皆變爲膏腴

民受福利
國增錢糧似亦因地制宜及時變通之一端也再查
烏蒙土府與東川接壤驕悍兇頑素稱難治不惟
東川被其殺擄凡黔滇蜀接壤之處莫不受其荼
毒而且產富田肥負固已久若不早圖終爲後患
如蒙
聖恩允東川歸滇俾臣指令將備先懷以德繼畏以威
然後徐議改流不二三年間或可一舉大定至於
防守官兵亦無庸另設查督標援剿左右二協原
備調遣並非扼要應止留一協去左右字改爲援

𠜶協將一協裁省移駐東川府改爲東川協其東
川原駐官兵是否應裁均聽部議是一轉移間地
無棄土兵無冗食節餉便民而地方賴以寧輯矣
臣受
恩深重報稱實難倘言有可採伏乞
聖主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臣謹
奏
所奏甚合朕意東川歸滇高其倬未到之先已有旨矣
其餘所論極是應題請者具題

諭雲南巡撫管理雲貴總督事務鄂爾泰四川烏蒙土司縱恣不法擅擾東川府巧家地方似此若不懲戒料理將來益無忌憚滋事愈多雲貴與烏蒙接壤朕正在諭爾會同岳鍾琪料理爾所奏之摺適至具見留心地方可與岳鍾琪和衷酌辦將烏蒙土官土目先行詳加戒諭令其毋虐土民毋擾鄰境痛改前非恪遵法度倘敢怙惡不悛罔知斂戢應作何懲治爾當悉心籌畫將來若可改土歸流於地方大有裨益但一切機宜務出萬全愼密勿少輕易致生事端其會同岳鍾琪辦理之處朕已頒旨諭知矣特諭

同日又

奏爲遵

旨議覆事竊照雲南卓異經歷章元佐條陳元江修城一摺並浙撫臣李衞議覆一摺前奉

面諭交臣詳查議覆到任後隨檄行元江府知府遲維璽元江協副將張應宗著將三家山上建城有無關礙水泉會否足用士民果否情願並此外附近地方有無瘴氣可以移建之處會同細勘稟報去後茲據報稱查勘三家地方由府城東上山盤行三十里居民分三層散處所應用水係自山上大

竹箐穿溝引來除日用外園蔬尚不足灌溉兼之地勢狹隘萬難建城再踏看附郭地方惟去城北八里許岡山之前地勢稍高炎熱稍減似可建城但詢之紳士漢夷僉稱此地雖稍寬濶然四面俱無地泉河道可資汲飲即便鑿井亦難有水況士民等生長於斯不畏瘴癘且田園屋舍墳墓俱在於斯實難遷移等語此外並無可以建城地方等因稟覆前來臣查元江一府自宋時那氏改建至順治十七年改土歸流歷年已久紳衿百姓習慣煙瘴並無祲毒且田園廬墓俱近附郭安土重遷

實本人情況查府城四至東至石屏州界通臨安府東北至臨安府嶍峩縣界通省城南至臨安屬虧容土司界通外五司及交阯東南亦屬臨安土司界西至普洱界通車里宣慰司西南至鎭沅土司界通威遠北至臨安新平縣界西北至鎭沅土府界所轄地界盡係各種夷人其間有兇悍猓玀平昔與新平諸夷勾通索保刦掠害民者俱在附近元城百里之內城守文武各官居中控制有大江環繞無橋可渡實屬扼要重地是無論三家山上地窄水少萬難建城卽便可建亦斷不應移建

者也至於去城八里許圌山之前雖稱地勢稍高
炎熱稍減殊不思城郭之内原非郊野可比移建
則人多人多則氣盛氣盛則炎熱如舊縱有水泉
亦於士民無補李衛所議改築三家及另擇佳處
之處似無庸議但土城低矮又兼傾圮章元佐陳
請改建磚城實係元江遠計臣議於原城基址外
面砌磚裏面築土惟期堅固可以歷久所需一應
工料業交該知府會同該副將確細估計急速詳
覆俟詳覆到日臣卽傳同司道細加核算併將應
動何項羸餘之處詳悉妥議具摺請

旨其普洱茶山威遠等處添設官兵所有衙署營房以
及汛房塘房並修整城垣等項臣現在駁減確估
應動何項銀兩俟數目核定再行合算至於普洱
城小難容官兵等語臣查普洱一城週圍大四里
九分駐劄官兵僅叅將一員兵五百名似亦可容
無庸開擴再貴州都匀府知府王鼎鉉條陳安順
府改站一件臣前入黔境沿路訪問官民俱稱妥
便抵貴陽時已面交各司道委勘查議尚未詳覆
合併聲明為此具摺並繳原摺二扣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周詳之極朕甚嘉悅

同日又

奏爲據實奏

聞事竊臣到任以後清查錢局除大理一局係太和令
龍爲霖管理一切正雜額息分文無虧外臨安霑
益二局爐頭匠役等雖不無些少那借然非侵項
易於著補獨省城一局爲順寧府知府范溥總理
三年以來欺朦種種現在查出虧欠銀錢已有五
萬餘兩其銅鉛等項及順寧府任內銀米尚未查

清俱不在此數臣看范溥乃市井小人頗有能幹
緩則圖全急則無賴若驟行參破反恐於錢糧無
補因密交藩司常德壽嚴諭完欵迄今一月餘自
巳借抵衆人幫賠巳完及二萬兩零俟完有成數
再將餘欠列欵特參於
國帑官法庶幾兩益再查滇省錢法不能流通別省
日鑄日多愈多愈賤現今每銀一兩巳換錢一千
四百文合計每年約虧本欵銀一萬餘兩若不暫
行停止籌畫善策恐將來壅滯更加折耗臣擬於
題參范溥時隨另具本請

旨暫停鼓鑄咨臣徹底清算盡除陋弊將地方小錢併
沙破新錢盡數收買先合銅鉛次合工本務期錢
文堅好可以行久再謀一流通之法使必不致壅
滯然後懇請
聖恩復開鼓鑄或於兵餉民用並有實效矣合具奏
聞伏乞
睿鑒臣謹
奏
此奏可嘉之至范溥乃可惡小人聽爾處分無可惜也
暫停鼓鑄之事李衛亦曾面奏朕未允行若可減爐另

商流通之法不尤妙乎總俟爾題到交部議再定

雍正四年四月初九日雲南巡撫管雲貴總督事

奏臣鄂爾泰謹

奏爲請肅清頑苗以靖邊方事竊查前督臣高其倬謹陳調劑黔省事宜等事一案雍正四年二月初一日臣受事後據貴州提臣馬會伯咨稱蓋造長寨等處衙署營房已將宗角一處蓋造其長寨羊城埡者貢谷隆同筍焦山一帶地方盡係仲苗性最狡悍地更深入建造營汛兵房若非多方衛護匠役人工難以進修請檄發大定分撥駐劄廣順

兵前往長寨駐劄臣隨經移覆撥兵去後續據署
撫臣石禮哈手札云燒燬營房抗阻建造已差官
領兵持示相機勦撫去訖臣念仲苗頑抗實因循
積玩所致必先出示明切曉諭雖引兵前往應俟
示後看其情形辦理妥帖再行用兵一面奏
聞若情形未定不須先煩
聖慮總之制苗之法固應恩威並用然恩非姑息威非
猛烈到得用著威時必須窮究到底殺一警百使
不敢再犯則威仍是恩所全實多隨具札答覆署
申此意三月三十等日又接撫提二臣手札稱據

委員撫標遊擊趙文英等稟稱職等齎帶告示花
紅前往曉諭頑苗不遵化誨每日離營五里吹角
吶喊自宗角至長寨五層關卩俱用檔木壘石每
關加五六十人把守馬棉盔甲藥弩長鎗俱已準
備等語今現在酌撥官兵聽候進勦已於本月二
十日將始末具摺奏
聞誠恐將來天氣炎熱抑或雨水過多兵丁猝多未便
務於四月內剪此醜類安輯地方其調遣各路兵
馬及檄移隣省阻遏去路等事正在速爲料理等
語臣念黔省諸苗仲家惡欲獨盛每小有爭鬬輒

搆連各寨一呼百應兇狠久著實爲通省大患今
既明肆頑梗殺之有名藉此一舉以懾伏羣苗誠
兩得之計然先須曉諭各苗只在專誅長寨一二
渠魁其餘馴懦各皆安堵不惟秋毫無犯倘諸苗
中有能協力擒兇者仍有厚賞其官兵經過之處
無論爲民爲苗皆我赤子更須多方安慰毋許驚
擾若早知降服授首只須擒其渠魁一二人設仍
負固抗拒即行深搗巢穴殲除醜類事定之後尤
宜號令嚴明另立管守各還完聚毋令苗衆失所
因復詳細具札以覆二臣外兹四月初六日准提

臣移知已調平遠等標協營兵共二千七百名前往廣順州會同定廣副將及地方官兵多撥土兵相機撫勦臣竊思滇黔二省遠極邊末頑苗雜處前入黔境沿途訪察苗情畧已知悉會面與撫提二臣切實商酌平日務當整肅營伍視無事爲有事却以鎮靜爲主示以無事以仰體

聖主如天好生一視同仁之至意倘仲家苗兇狠如故罔知顧忌切不可隱諱務當殺一警百使羣苗畏法二臣亦深然臣言俱有同心今臣到任兩月仲苗兇惡種種頻聞茲復敢顯肆頑梗目無官軍若

復稍事姑息恐羣苗望風長其惡燄將貽後患雖
官軍一至勢如腐鼠原不須多兵但此一舉不獨
爲剪此醜類實欲懾伏羣苗故不得不稍張軍威
聞貴撫臣何世璂於四月初二日到任請將總兵
臣石禮哈暫免回旗同提臣馬會伯調度辦理二
臣必能了此事終應無煩
聖慮也再查土苗種類多忌少和互相仇殺者甚衆不
能報復者亦多臣已咨調定番州屬剋把郎苗兵
一百名平遠州屬熊家苗兵二百名定番十二土
司土兵六百名俾作前隊許事竣之日將所獲人

口什物即行賞給仍行分别奬賞庶以苗擊苗更甚好

省兵力伏乞

聖主睿鑒

訓示遵行臣謹

奏

前者馬會伯奏到朕恐其孟浪後見何世璂之奏朕又恐其怯懦因循正在憂疑覽汝此奏朕始寛懷量爾料理必得事情之中也事定之時應具本題奏當以軍功賞敘石禮哈已調用廣州將軍因汝此奏復命其暫停往粤俟料理此事畢再赴新任矣特諭爾知

同日又

奏爲報明銅廠事竊查滇省銅廠額課九千六百餘兩經管司道按年照數辦納而靑龍等老廠外如有新開之廠恐衰旺無定俱不

題報只就附近老廠作爲子廠隱匿抽減弊遂百出自淸查銅觔利弊案內除額課之外凡有銅觔餘息悉行歸公充餉其新開之廠仍作子廠照銅取息慮至周法至善也然下屬奉行不力大吏察考不勤隱匿抽減又所時有臣仰荷

殊恩畀以重寄錢糧所關兵民攸繫若或謬矜寬大不

親細務名譽所歸暴棄斯甚故自到任後諸凡錢
糧大小事件備細查核不敢稍懈各屬亦共諒臣
心交相奮勉茲據糧道張允隨稟稱路南州大龍
井一廠原屬龍寶子廠銅苗甚旺現今一季內已
辦獲銅六萬餘觔臣查一季獲銅六萬一年應獲
銅二十四萬合每百觔銅收餘息銀三兩核算每
年可增餘息以充兵餉不無小補俟再看一季辦
有成數卽行
題報外合先奏
聞伏乞

聖鑒臣謹
奏

卿秉公忠報效處非止此一事也朕甚嘉之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五日雲南巡撫管雲貴總督
事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臣家奴齎回摺扣二匣
並
御賜小種茶十二瓶到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領受訖敬啓摺匣貴陽途次二摺未蒙

批示臣不勝惶恐及敬啓臣到任後摺匣伏讀
硃批汝之心朕早皆洞悉矣朕不輕許人也欽此竊思
　臣之事
主只此一心雖相隔萬里如覲
天顏臣由員外郎三年之內超擢巡撫管理總督若非
聖主洞悉臣心何以超逾常格若此但臣本凡材心長
　力短方且時切冰淵惴惴自凜顧乃荷蒙
聖明以不輕許人者許臣臣獨何心敢不自重敢不自
　勉又伏讀
朕只當爾前奏所言大事必性分真如工夫之意因有
硃批此一大事須要自了勉之欽此竊思臣子大事莫

前諭若論事親事君之事如何得了自了總不妨此不
大於事
了果能自了自能爲不了之了矣勉之實大有益於有
君事親臣之身親生之
爲法也的確之甚朕何所爲而爲此大誑也莫看得
君成之臣諸事未了何敢計及自了惟自始至終上不
高遠
負
君下不負親生生世世此身有極此心無極以爲不了
之了茲蒙
聖訓勉臣自了臣不敢不勉自了也又伏讀
旨覆奏一摺
硃批凡天下事利弊名異而實同途況欲速則不達詳
王審爲之深知熟悉後再行欽此大哉

王言誠萬世寶訓臣知
聖主所以訓臣者正不獨此事當銘心刻骨一念不忘
除將黔省減則首重大要傳
諭撫臣何世璂凜遵外謹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睿鑒臣謹
奏
此奏實洽朕肺腑欣悅覽之
同日又
奏爲

聖恩逾重愛身圖報事五月十四日敬啓恭請
聖安一摺荷蒙
硃批朕安將爾身子大好處爲何不書奏欽此臣跪讀
之下涕淚盈襟遥望
君門惶悚無地念臣本庸愚荷蒙
高厚至於此極縱使日夜盡瘁矢以終身實難報稱萬
一乃臣之一身疾痛疴癢呼吸之間上關
聖慮經云父母惟其疾之憂言念及此無可自解若復
不善調攝漸致殘疾有誤職守是自負是負
慈父臣即不諳大義天性具在未敢不小心凜慎也竊

臣體雖羸弱精神強旺舊原無宿疾緣昨歲七月

聞爾竭力辦事總不愛養精神朕實憂而憐之果如此

問江署患瘧臥牀兩月愈後尚未復元故入京

則爲不知朕且負朕也似爾如此大臣朕之關心尤甚

陛見時猶有病容荷蒙

天地神明實共鑒之此非朕之有意乃情理之所必然何

聖主垂憐著尚書臣蔡珽診視酌定藥方臣一路服食

也爾等實係朕一身也當明悉朕意加意愛養彼視爲

病已全愈及到督署至今服食無間兼因雲南風

二體者皆昏殘之主不忠之臣也要看得透

氣雖値盛暑溫和如春以臣微軀更易調護覺較

前未病時更加壯健故於黔楚途次兩經陳報外

朕實如獲珍寶之喜但少疑而未能全信若稍存慰朕

之意亦屬欺隱也

未敢再陳有煩

睿念茲蒙

實實欣喜歡悅

垂問謹將臣身子大好處詳細奏

聞臣受
恩如山尚無撮土之效必能努力自愛以重封疆伏乞
慈鑒無以臣病爲念庶臣心稍安臣爾泰不勝感痛無
任瞻依臣謹
奏
爾只遵旨省力愛養朕方不以爲念莫云萬里之隔朕不聞知也
同日又
奏爲恭報滇黔二省豆麥等項收成分數并米糧價
值仰祈

睿鑒事該臣查得雲南所屬地方高低不一本年春初
無雨春杪夏初始得雨澤四月中旬雨方霑足細
加訪問各處豆麥收成如澂江府屬之河陽江川
二縣約有七分雲南府屬之昆明嵩明二州縣約
有八分其餘各府州縣亦約有八九分不等省城
米價每京石約賣銀一兩三四錢大理等郡之米
稍貴臣等已於米貴之處將倉米減價糶賣俟秋
收買補還倉目下之價已平至貴州山深土瘠全
賴雨暘時若始獲豐收貴陽等各屬自春入夏雨
澤時沛民間佈種油菜豆麥雜糧等項約有八九

分不等現今省城米價每市斗賣銀九分計倉斗
一斗五升各屬價值雖低昂不齊而斗有大小計
算亦約畧相同再臣等親往各鄉遍行勸課目擊
漢夷男婦盡力東作豆麥登場插蒔已遍早者業
經秀發而各屬申文亦稱播種插蒔將完西成有
望理合一併
奏報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上天自然憐汝也

同日又

奏爲進勦頑苗收穫諸寨事竊因貴州廣順州長寨等頑苗阻修營房一案臣先奏

聞一面調集官兵土兵以張軍威一面出示曉諭再三化誨及四月二日撫臣何世璂到任復諄切示諭據副將劉業浚逐日報稱愈化愈頑臣等仰體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不肯輕易進勦然觀其情勢必非文告所能化誨者乃令整理軍容刻期前進五月初六日據稱焦山長寨等寨頑苗糾黨放鎗放弩來驚營盤拾得藥箭十餘枝拏獲頑苗三名并藥

箭一箭初七日諸將官議定三路進兵一由谷隆一由焦山一由馬落孔而以宗角爲老營應援初八日分佈隊伍整齊號令於初九日會同進剿十六日據提臣馬會伯咨稱遊擊田玉官祿於初九日丑時將官兵分三路前進由谷隆關而入越嶺登山直抵谷隆關上占踞關口攻打焚燒立破附近谷隆關之岩底寨冗把寨桑打寨擺架寨桐林寨大谷隆寨小谷隆寨等處諸寨賊苗擅敢對敵官兵奮不顧身施放大礮鎗箭齊發打死賊衆無數理應取賊首呈驗奈賊衆頗多打死一賊旋即

搶去官兵共燒七寨占一谷隆關等因移咨到臣
十七日又據提臣咨稱遊擊卜萬年於初九日子
時自焦山起營遊擊詹天祥分兵兩路前進搶過
焦山竹林關口四圍鳴角吶喊路俱塞斷官兵冒
險攀援而上直抵苗穴翁忙險關滿山俱安藥簽
頑苗率衆擋敵擂石弩弓亂發官兵爭先頑苗敗
走深入穴內奪險關而下兵馬渡河頑苗又復拚
命拒敵官兵力戰開得翁忙頑苗復敗入井口官
兵齊追又開得井口四野頑苗蜂擁接陣礮傷頑
苗數人往取首級彼巳先搶而歸遂分兵前後先

踞長寨之後山後借勢而入男女奔竄一空及齊入長寨而頑苗復奮力拒敵是夜喊聲震地箭發如雨令兵丁施放鎗礮嚴加固守所有頑苗拒敵並得長寨情形移咨到臣臣自經黔省與提臣署撫臣面會細商原委詳悉及抵滇署咨札往還常無虛日迨撫臣何世璂到任後又復郵筒商摧其於一切機宜屢經嚴諭副將劉業浚及諸將弁並預事文武官員示以調度兼發有令箭專員申飭總期謀出萬全亦擒亦縱爲計長久今官兵一進收獲各寨秋毫無犯生民安堵此皆我

皇上教養之恩浹骨淪髓有以鼓動之也但長寨而外尚有羊城壵者貢谷隆同筍焦山諸寨今據報稱止焦山長寨谷隆以及谷隆附近諸寨而羊城壵者貢同筍等寨尚未報明謹先將已獲諸寨奏

聞外隨已檄行諸將著令觀其順逆應撫應勦相機行事其已獲諸寨既稱焚燒已遍逃竄一空必須查明每寨共若干里關嶺若干田畝若干除已燒者存戶若干除已逃者存口若干逐一查明造報凊冊前督臣高其倬等所議添設武職幾員兵丁幾何衙署營房幾所與今所獲諸寨地勢果否相符

應否更議將所獲諸寨現存房舍暫安插兵丁居住俟事定之後應將田畝改作屯田令兵丁耕種再有餘地悉招集漢人使逃竄頑苗無釁復入庶可永除後患至於寨苗死傷雖多並無首級生擒無幾未及渠魁若於此際稍存姑息聽其揑填名數詣軍乞降縱使殲其渠魁毀其巢穴將賊智未窮兇心仍伏恐一寨潛據諸寨觀望數苗突起羣苗附和官兵甫退則嘯聚復來欲令生全終非長策此臣不以擒賊之少與並無首級為慮而以逃竄頑苗定應搜括急須籌一勞永逸之為要機也

看此光景更覺此舉之當也如何歇得手爾不得過與不及也朕信得爾及

此事爾等皆密摺請奏朕未曾發出事畢可將此事始
末題奏完案

新提臣楊天縱到任尚須月餘馬會伯猶及了此
事其進勦兵丁被傷者十數人雖經咨稟應俟事
一切應敘功人員註冊題請
竣之日查實陳報恐厪
聖懷先此具摺伏乞
皇上睿鑒
賜以指示臣等幸甚邊方幸甚臣謹
奏

此事何世璂亦奏聞未免書生之見況初到未審情形
大有姑息之論朕著實嚴諭訓示倘事有稍遲時日處
一切糧餉賞勞之需少掣肘遺悞朕必加罪已諭兩次

矣凡百皆令聽汝調度不可少立意見有悞機宜爾應
如何指畫一面料理一面奏聞可也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日雲南巡撫管雲貴總督事
臣鄂爾泰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雍正四年六月朔日臣齎摺千總李茂棠
恩賞給驛馬並捧
御賜臣秘製丹錠一匣到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
望
闕叩頭祗領訖敬啓摺匣伏讀恭請

聖安摺

硃批朕躬甚安爾好麼可如舊否欽此臣跪捧之下氣咽神愴萬里之外如聞

不必如此爾神色俱在朕目中實不必如此

慈父聲臣獨何心敢不自愛其實自到任後精神氣力比舊加強前摺已備細詳陳諒蒙

覽此奏朕實如獲珍寶之喜

聖鑒少慰

慈懷及臣接開家信知荷蒙

聖主以臣胞兄鄂臨泰女

特頒

恩諭許字怡親王弘晈阿哥臣率同臣妻席他拉氏並

臣子恕奴約奴孚奴叩頭謝
恩外竊臣先世自從開
國代沐
皇恩至先臣鄂拜雖忝列儒官歷階祭酒依然寒素凡屬
朱邸何敢躋攀令臣疊荷
聖恩不次超擢以巡撫管理總制方時深惴慄莫報涓
埃臣胞兄臨泰舊曾任中書退歸已久近叨
聖恩給以八品頂帶雖家居
輦下而禮儀疎簡朴野自甘姪女未嫻姆教鮮諳閨
箴性雖近於淑柔質難辭於固陋忽蒙

聖主顧以蓬門弱息上配宗潢聞
命之餘不勝忻躍不勝悚惶豈惟臣兄弟一門並叨
恩耀其自臣始祖下逮高曾祖父皆荷
光寵沾沐
殊庥臣自度身力斷不能報稱惟此赤心勉始勉終不
敢稍懈以仰答
高深已耳謹此繕摺恭謝
天恩再臣既叨荷
應當
聖慈怡親王處理應具啟候安合併聲明謹
奏

怡親王實不世出之賢王卿實國家之名器眞皆朕之股肱心膂朕有意聯此門親也卿當慶喜者爾前陛見時朕已有旨言爾起身促廹未得見怡親王王查勘河務尚須時日可圖他日會面之旨及爾動身後王回京朕告以爾爲人居心王之代朕慶喜之意動諸辭色爾一切奏摺朕多與王看王之一種敬慕稱讚之懷實難筆諭王實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實能容之而兼愛敬之之人王好賢嫉惡之公忠實爲希有朕所悉知者當代惟汝二人朕保再不移志者其他朕實不敢信其必爾爾等皆朕心腹王大臣相識並非私交今旣奉旨聯姻

一切書札問候來往正可彼此規諫以報朕知遇之恩同心合德贊襄朕與蒼生造福凡形跡影像之懷一點不必存中遵旨行莫疑

同日又

奏爲欽奉

聖諭事竊照四川東川府接連雲貴逼近烏蒙驕悍横肆爲民大害荷蒙

聖主洞燭幾先令東川歸滇俾就近料理

特頒

硃諭一道并臣摺

硃批所奏甚合朕意東川歸滇高其倬未到之先已有
旨矣其餘所論極是應題請者具題欽此臣伏讀詳
繹仰見我
皇上大知用中至仁兼勇生殺予奪一出無心臣當字
字深思事事反體務出萬全勿少輕易終身誦之
終食不忘可也臣自摺
奏後隨密差人至東川細訪確勘其地方疆界形勢
險要山川城池衙署營汛兵丁戸口糧餉賦役并
現在風俗一切礦廠俱得悉大概俟部文到日應
即遴委大員逐一查明臣更當親往細勘酌議會

題蓋事在初定每易簡畧始之不慎終成獘端不可
不熟慮至於料理烏蒙一事卽當札商岳鍾琪並
密致黔省撫提二臣著先事籌畫統俟臣親勘後
妥議奏
聞大約烏蒙土官兇惡習慣可以威制似難以恩化不
改土歸流終非遠計然威止可一舉恩可以先施
歸滇之後臣當宣示
皇仁曉以
國法練兵屯田以壯我軍漸離其心腹徐剪其黨羽
俟機有可乘設法招致庶可一其勞永逸其防守官

兵臣擬以援剿左協移駐已蒙
聖鑒但將備千把仍須選調其左協原設防汛擬即以
右協弁兵內分撥合先聲明再元江修城一件現
據府協詳行司確估安順府改站一件據司道勘
詳俱稱不便臣又委知府王鼎鉉本身查覆尚未
詳到合併聲明爲此具摺恭繳
聖諭一道並
硃批原摺一扣臣謹
奏
是當之極卿與岳鍾琪商酌不煩朕諭也

同日又

奏為欽奉

硃批敬陳大畧事竊臣陳明錢局請暫停鼓鑄一摺荷

蒙

硃批此此奏可嘉之至范溥乃可惡小人聽爾處分無可惜也暫停鼓鑄之事李衛亦曾面奏朕未允行若可減爐另商流通之法不尤妙乎總俟爾題到交部議再定欽此臣查滇省開鑄以來不一年內錢壅價低合銀一兩錢一千文之數難以搭放兵餉難以轉運外省業經管撫事督臣楊名時具

題請將錢文免其搭放並請於原設四十七爐之內
減爐十一座茲減爐一本業准部咨奉
旨依議在案臣前之所以請暫停鼓鑄冒昧
題奏者實緣局內收銅之弊炒銅之弊抽銅加鉛之
弊誤卯短額之弊前後牽扯之弊扣工累匠之弊
種種不一恐急切難於清理故欲停鑄閉局俾令
水落石出無所逃遁以便調劑今臣受事已五月
而總理錢局元展成努力清剔不避嫌怨各項弊
竇業知備細可不停鑄而減爐另商流通之法誠
如

聖諭但臣更有請者鼓鑄之法減爐不如減局流通之

法本省不如外省蓋有一局卽多一局之費爐座

卽減局費仍不能大減且管局賢員就近不可必

得遠調又誤本任兼多掣肘本省卽搭放兵餉所

銷亦無多況錢一千文原不值銀一兩兵且受虧

據臣愚見大理一局去省甚遠除搭放兵餉外別

無可以流通之處霑益一局雖在迤東發運黔楚

似屬近便然而馱脚必由省雇往返反致多費此

二局似應議減省城一局本地流通頗易而由黔

達楚漸暨江南皆可發運舊設爐二十一座今擬

加爐四座共二十五座臨安一局附近粤西由廣
南府之剥隘下船以至兩廣更爲便易舊設爐六
座今擬加爐五座共十一座以上二局共爐三十
六座以符原
題部覆四十七爐之內減去十一座之數至於發運
脚價運楚每串約需銀二錢四五分運粤每串約
需銀二錢二三分以四十萬串計脚價銀近一萬
兩臣詳細籌算每年採買所用三十六爐倭鉛五
十一萬八千四百觔內每百觔節省銀一兩共銀
五千一百八十四兩再查各爐役額鑄之外十日

一卯原可儧工擬於每爐每卯另發銅鉛一百觔令其帶鑄除去折耗并歸還銅鉛物料錢本應獲息錢二串八百六十文通計三十六爐合共獲息錢三千七百零六串五百六十文二共銀錢八千八百九十兩五錢六分以作發運脚價少有不敷另當設法其二局添蓋爐房所需工費查有炭觔節省錢文可以足辦不須報銷如此則局獘可以清除錢法可以流通似於帑餉均有禆益臣應俟

部覆奉

旨到日再會同管撫事督臣楊名時詳酌具

題如蒙

睿鑒俯允臣當一面通咨楚粵兩江并乞

聖恩頒

諭該督撫諸臣一體行銷庶無阻滯合先奏

聞臣謹

奏

具題來他省一體行銷之句亦入奏

同日又

奏爲苗寨雖靖防禦宜周事竊以廣順州長寨建營

頑苗抗阻臣與提撫二臣再四詳酌剿撫兼行已

兩經奏

聞嗣據定廣副將劉業浚并文武各員將各寨情形逐

日飛報或肆或戕或出或潛或假投誠或仍抗拒

或白晝暗放弩箭或黒夜結黨燒掠纔順旋逆此

奏戕彼張種種狡獪長寨雖空然猶散據各寨不時

竊發時値天雨連綿嶺峻草深難以深入五月三

十日稍乘天霽攻開者貢一𡋯斬首級三顆生擒

數十人鎗礟死傷無算六月二日又攻羊城一𡋯

老幼降順前後所獲人口牛馬盔甲器械弩箭藥

筒等及投誠各寨戶口俱報有清冊并獲有川販

人戶現在根究就目前論苗膽已喪苗燄盡衰然
而渠魁未擒羣苗觀望兇心未死終難寧帖乃據
副將劉業浚等稟稱原議於長寨等處安設營汛
今查看營基深處賊穴用此不滿二百駐防之兵
豈能禦苗反爲苗制不若歸併宗角改設一大營
則各寨營汛皆可不設等情並准提臣馬會伯據
詳移商到臣臣細按情形詳查卷案長寨者各寨
之腹心也仲苗兇悍焚燒刦掠出沒無常前督臣
高其倬議於長寨就其腹心建設營汛俾前後左
右皆可巡哨凡兇苗蹤跡無從潛匿盡失所恃原

不無確見宗角雖係羣苗之門戶但官軍一退彼仍復據腹心我之所守者止一宗角而彼之所恃以出入者原不止一宗角如此則焚燒刦掠終不能止欲靖邊方究非長計況仲苗之所以抗拒者原止欲於宗角建營必不許在長寨建營以期自便其橫肆得遂其猖狂令前後調兵共及五千官軍延時已踰三月猶未曾殲其魁散其黨而依然宗角建營不出頑苗之計其何以能張威令以制苗夷據臣愚見原議長寨建一大營實屬扼要但駐兵二百名原不足以彈壓應請議增宗角自應

建一子營其羊城𡋯同荀焦山等處議俱不設汛似必不可蓋宗角內屬仲苗原不敢犯長寨四圍官軍仍不得制也但臣未嘗身歷其地固不敢執已見亦不敢狥原議前經

奏明將總兵官石禮哈暫留省城令伊前往相度形勢大小營當幾處官幾員兵幾何務期盡善以計長久其已得諸寨宜何布置其投誠諸寨宜何安撫逐一清查商搉提臣臣再會同諸臣熟商妥議

奏請

聖裁提臣亦以臣言爲是今石禮哈於六月初八日起

程赴長寨副將劉業浚提臣馬會伯已令赴黎平
新任另委都勻營叅將劉朝貴任事新提臣楊天
縱緣臨元任內寨長張義登等兇惡不法與臣密
議設法拘禁現在懲治故尚未赴任此外如霑益
土州安于蕃鎮沅土府刀瀚等皆係首惡窩庇賊
盜殘虐夷民爲地方大害臣欲先置於法改土歸
流爲懲一儆百之計已密飭該地方文武官緩圖
楊天縱留心民瘼深熟夷情臣當與伊合盤熟計
以便次第舉行長寨一事馬會伯石禮哈自可完
結楊天縱即到任轉恐一時難悉備細耳謹具奏

聞伏乞
睿鑒臣謹
奏

知道了甚是甚當近者石禮哈奏到光景似大有頭緒可慶之舉

雍正四年七月初九日雲南巡撫管雲貴總督事
臣鄂爾泰謹
奏爲擒制積惡土官事竊以滇黔大患莫甚於苗猓
苗猓大患實由於土司臣自到任至今凡遇夷情
無不細心訪察所有鎭沅土知府刀瀚霑益土知

州安于蕃勢重地廣尤滇省土司中之難治者也查刀瀚人本兇詐性嗜貪淫自威遠鹽井歸公長懷不法強占田地阻撓柴薪威嚇竈戶擅打井兵流毒地方恐貽後患前陞任臨元鎮總兵臣楊天縱在省臣業與面商續於六月初二日因密交臣標前營遊擊楊國華等前往如法擒拏據禀已於十九日就擒并撤取印信號紙押赴臨安轉解至於安于蕃勢恃豪強心貪擄掠視命盜爲兒戲倚賄庇作生涯私占橫征任其苛索縱親勾黨佐其恣行卷案雖多法不能究比刀瀚更甚臣屢據呈

訴訪察確實於六月二十九日密檄臣標左營遊擊署尋霑營叅將祝希堯設法拏解據稟亦於七月初四日就擒押赴曲靖轉解以上二土司除俟押解到省審訊確供具疏

題叅外務須按律比擬盡法懲治將所有地方悉改土歸流庶渠魁既除而羣小各知儆惕矣謹據奏

聞伏乞

睿鑒臣謹

奏

是當之極實慰朕懷

同日又

奏爲恭報頑苗俱靖定議各寨安營事竊以廣順州長寨建營一案臣已三經奏

聞茲於六月二十一日齎回四月初九日一摺伏讀

硃批仰見

聖主兩端是執精一用中合內合外一歸時措臣自維凡材斷不能窺測萬一然每奉

硃批惴惴凜凜一言一字熟思深體若遇事度情時有省悟覺一切立功立名要好嫉惡之念漸次消滅惟期長存虛心務求實際不敢畧執意見稍蓄瞻

何人朕不願成全造就奈自不肯者居多如卿之立心

者朕實希見也朕嘉卿之心肈實難諭勉之勉之

狥以自暴棄有誤封疆是

聖主之所以造就臣愚者雖力有未能實不敢不勉耳

竊以長寨一舉專為安營自應仍依原議及石禮

哈於六月十一日到宗角行營於二十二日踏看

各寨相度形勢與臣所見相同今與石禮哈及提

臣馬會伯公同參酌審其要害權其重輕就原議

中斟酌損益期於至當不敢苟且遷就塞責一時

已定議大營仍建於長寨即以長寨命名所以威

苗誌不忘也原議長寨設兵一百五十名羊城雖

設兵五十名合共二百名查此二處係各寨腹心

之地最爲扼要應於長寨設兵三百名羊城壺設兵七十名方足以資彈壓原議暮謝設兵三名同笱設兵五十名而未及者貢查暮謝逼近同笱可以不設而者貢一寨居同笱以裏川販諸姦俱資藏伏應於同笱設兵五十名而者貢亦設兵四十名以爲長寨左翼原議翁忙井口二寨各設兵三名焦山設兵三十名而未及火連忙查火連忙尤爲衝要而翁忙井口居火連忙焦山之中則此二處可以不設惟焦山一帶皆屬深林密箐界通各路爲仲苗往來要徑應於火連忙設兵六十名焦

山設兵八十名以爲長寨右翼原議馬洛孔設兵五名宗角設兵五十名沙子關深井關地賴皮河四處各設兵四名查宗角實門戶之地馬洛孔適當宗角之外而沙子關深井關地賴皮河則在宗角之內是沙子關深井關地賴皮河俱可不設兵應於馬洛孔設兵十名宗角設兵一百名以爲長寨內應原議董乃谷隆擺架共設兵十一名查谷隆關最險居各寨之後爲羊角壟之後門而董乃近於者貢擺架近於谷隆二處無庸另設應於羊角壟設一百名谷隆關設五十名據其險要扼以

重兵則前後門路通達無阻首尾相應苗夷雖欲
爲姦不可得巳又廣順州原有駐防兵九十四名
今既有長寨大營又有宗角子營則不須多設應
於本州駐防酌設五十名以上共兵八百七十名
查原議止以大定所裁兵五百名分守各寨今擬
添兵三百七十名應於撫標抽撥一百二十名提
標抽撥二百五十名以足其數可不須另增又查
酌撥甚當但有不得巳便添設數百兵能費幾何錢糧
原議官止守備一員餘係千把總等職今恐守備
總以地方平靜安妥爲要可題請奏聞如實足用則巳
不足資彈壓議以守備駐劄宗角而長寨大營則
添設遊擊一員其添設遊擊即以大定鎮裁缺頂

補仍於通省遊擊內選調如此庶營伍齊整巡守兼備矣臣竊念各寨頭苗燒殺刦擄荼毒夷民已非一日是以前督臣高其倬建議設營據其腹心分守要害計至深遠也茲副將劉業浚自提臣檄委總統以來臨事畏葸毫無定見且多忌妬及見頭苗猖狂遂欲更原議退守宗角苟且了事設此時少不慎重輕信其說是阿近之舉已玩忽於前長寨之舉又因循於後徒以損軍威而長賊志仍將貽後患臣知其必不能勝此任故屬之石禮哈而提臣亦深知不可遂以劉朝貴代之幸荷

向聞此人聲名好幾欲用爲總兵李衞到言其庸碌平常高其倬來亦言其不過安靜守分中平人又聞在黎平任時古州八萬之苗人頗相安知府馬駿盛言其好請留黎平因有前諭今此番之事不但自身畏縮且惑亂許多人如丁士傑何世基密奏阻撓大都皆據劉業浚之言朕少疑貳此事不能就緒也此奏朕甚嘉之實與朕意同即馬駿朕看來亦中材人因高其倬毛文銓

之薦而用之者此二人在黎平留心物色可也
聖明暫留石禮哈同馬會伯料理調度一切各有條緒
駕馭羣苗恩威並濟經營各汛規畫有方其裨益
邊疆㠯非淺鮮皆我
聖主之賜也更荷
恩諭事定之時許臣具
題以軍功賞敘臣伏念諸將職任邊方理應戢靖惡
類乃蠢玆仲苗敢於頑抗則平日之懈弛可知及
至官兵齊臨猶結夥拒敵又復遷延時日死傷弁
丁律以軍法何當議敘但積習因仍一時難返叨
沐

殊綸期以鼓勵將來就現在將備而論勇怯各殊智愚
不一軍前情事臣已悉知而建營諸務大綱雖皆
粗定節目未盡周詳在一時須盡服其心計百年
是極通極
須常懾其膽然後可綏靖一方永遠寧帖今所獲
首惡及川販人等現在追究羽黨其未獲而有住
址者現在設法擒拏其先已逃竄四川者現在移
咨嚴緝其所獲男婦子女俱已釋放領回其奔散
流亡者俱已還鄉復業其所獲牛馬器械什物俱
已賞給兵丁其所獲首級俱已懸竿示衆其被傷
兵丁俱已分別奬賞其死傷兵丁俱已倍加優恤

并所獲各寨疆界田畝戶口租稅現在飭令文武各員逐一清查具冊申報又復札致撫臣何世基就近飭查確覆到日臣一再加詳覈據實奏聞功不敢隱過不敢諱不敢粉飾虛文并不敢姑容冒濫先此聲明伏乞

信得及信得及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欣悅覽之

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雲南巡撫管雲貴總督事

奏爲敬陳所知以備
採擇事竊惟國家政治祇有理財一大事田賦兵車刑
名教化均待理於此財不得理則諸事不振故孔
子不諱言財曰有大道本諸絜矩而財非人不理
人非用不得理故爲政在人人存政舉歸諸修身
是用人一事自大吏以至於一命皆有其責而一
身之分量等級庶政之興廢優劣胥視乎此未可
不勤勤加意者也獨是政有緩急難易人有强柔
短長用違其材雖能者亦難以自效雖賢者亦或
致誤公用當其可卽中人亦可以有爲卽小人亦

每能濟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時必官無棄人斯政
無廢事伏念臣受
恩深重報稱實難自昨歲赴都留侍五日親聆
天語以用人爲要以得人爲難推誠布公虛衷實踐行
如日月天下皆見臣自
陛辭就道以至今日拳拳耿耿不敢暫忘務期努力奮
勉得少有遵循以仰副
聖慈無如識見短淺學力未充昧知人之明切返身之
慮所有是非可否俱未敢自信惟有實據所知不
敢畧有隱諱陳請

聖鑒以申愚悃巳耳除巳經奏
聞及未經親見人員不敢冒昧開注外謹將滇黔大小
文武另各開一摺各詳注名下恭呈
御覽伏乞
聖主訓示施行臣謹
奏
治天下惟以用人爲本其餘皆枝葉事耳覽汝所論之
文武大吏以至於微弁就朕所知者甚合朕意但朕不
過就目前之所見斷不能保其後也覽卿之奏非大公
不能如是非注意留神爲國家得人不能如是非虛明

覺照不能如是朕實嘉之但所見如是仍必明試以功臨事經驗方可信任卽經歷幾事亦只可信其已往猶當留意觀其將來萬不可信其必不改移也上智之資從古難得朕前批諭田文鏡言用人之難有兩句可信者非人何求不可信者非人而何不明此理不可以言用人也朕實以此法用人卿等當法之則永不被人愚矣卿等封疆之任古諸侯也闔省窺伺投其所好百計千方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粉飾欺隱何所不至惟才之一字不能假借也凡有才具之員當惜之教之朕意雖魑魅魍魎亦不能逃我範圍何懼之有及至教而不聽

有真憑實據時處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礙乎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爲要庸碌安分潔已沽名之人駕馭雖然省力唯恐誤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費心力方可操縱若無能大員轉不如用忠厚老成人然亦不過得中醫之法耳究非盡人力聽天之道也燈下隨手寫來卿可以意會之

同日又

奏爲嚴緝黔省漢姦川販據實奏

聞事竊以黔省大害陽惡莫甚於苗猓陰惡莫甚於漢姦川販蓋夷人愚蠢雖性好劫掠而於內地之事

不能熟悉權謀巧詐非其所有惟一等漢姦潛住野寨互相依附嚮道引誘指使橫行始則以百姓爲利刦殺綑擄以便其私繼復以苗猓爲利伴首陰庇以估其財是虐百姓者苗猓而助苗猓者漢姦虐苗猓者亦漢姦也至於川販卽漢姦之屬串通苗猓專以綑畧男女爲事緣本地旣不便販賣且不能得價故販之他省而川中人貴故賣至川者居多其往來歇宿半潛匿苗寨沿途皆有窩家旣可免官府之擒拏又可通漢夷之消息居則有歇家爲之防衛行則有黨羽爲之聲援無從盤詰

莫可稽查及其路逕既熟呼吸皆通不獨掠漢人之丁口亦復拐苗人之男婦而苗人既墮其術中遂終為所用臣入境以來深知二者之患留心訪察時欲窮其根株猝難尋其巢穴及長寨之役知若輩多藏匿其中隨乘此大舉密令諸將中有才畧者細心訪緝借討頑苗之名為搜川販之計合前後所獲男婦大小數百口令文武各員將要犯阿捞阿搗楊世臣王有餘等共十三名詳加審訊鞫其渠魁究其脅從探其窩巢詰其蹤跡無論已獲未獲俱逐一得實除將現在要犯嚴行監禁情

罪可原者盡行釋放其已逃諸要犯隸黔屬者通行捕拏外伏祈
聖恩諭令川省撫提諸臣按姓名居址同心密緝務期擒獲盡絶根株毋使漏網庶兩省漢夷皆安而刦殺綑擄之風永靖矣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卿此心此行不但當代督撫聞之可愧實可為萬代封疆大臣之法程朕實嘉賴焉勉之
上蒼照察再無不倍增福壽子孫榮昌之理再兩江非卿

不能整理如朕之意雲貴一切事宜俟料理有頭緒時還向卿要一可代之人來兩江與朕出此一大力可留心但諸務不可因此旨促迫爲之常德壽可勝撫任否楊名時朕原欲調進大用今覽卿所奏外任亦甚屬緊要卿意如何

同日又

奏爲分別流土考成以專職守以靖邊方事竊照流土之分原以地屬邊徼入版圖未久蠻煙瘴霧窮嶺絶壑之區人跡罕到官斯地者其於猓俗苗情實難調習故令土官爲之鈐制以流官爲之彈壓

開端創始勢不得不然今自有明以來已數百年中外一體流土同官既有職銜寧無考察乃仍以夷待夷遂致以盜治盜徒令挾土司之勢以殘虐羣苗隨復逞羣苗之兇以荼毒百姓橫徵苛斂貢之

朝廷者百不一二而燒殺刦擄擾我生民者十常八九必須控制有方約束有法使其燒殺刦擄之技無能施為而後軍民相得以安茲准部咨伏讀

聖諭以流官有設立吏目者職分卑微無印信可行無書役可遣土司意中倘有輕忽之念則未必肯遵其

約束今可否酌土司之大小將微員如何改設重其職守使流土相適地方各安該督撫會同密議具奏欽此大哉

王言所以爲邊方計者誠無微不燭無遠弗照矣除俟會同督撫諸臣將兩省各府州通盤合計妥議覆

奏外臣竊念流官固宜重其職守土司尤宜嚴其考成土司之考成不嚴則命盜之案卷日積大凡殺人刦財皆係苗猓雖一經報聞隨卽緝捕而潛匿寨中巳莫可窺探故無論吏目等微員任呼不應卽使府州關移臬司牌票亦置若罔聞十無一解

非知情故縱卽受賄隱藏其在流官束手無策大吏深難其事不敢容

題多從外結其實得外結者亦復無幾故刦殺愈多盜賊益盛擄人男女掠人財物苗子無追贓抵命之憂土司無降級革職之罪有利無害何靳不爲此土司之考成不可不嚴所當與文武流官畫一定例者也據臣愚見事各有專責應分爲三途盜由苗寨專責土司盜起內地責在文員盜自外來責在武職責在土司者未減流官責在文員者未減武職責在武職者亦未減文員叅罰雖俱不免

輕重各有攸分盜由苗寨者是平時不行鈐束而臨事又不行防閑此土司之罪也盜起內地者是鄉保不能稽查而捕快又不能緝獲此文員之罪也盜自外來者是塘汛不能盤詰而兵丁又不能救援此武職之罪也以此三者分别議罪土司無辭流官亦服然所以清盜之源者莫善於保甲之法臣屢與督臣楊名時撫臣何世璂熟商酌議擬立規條行之兩省及閱邸鈔知荷蒙
聖恩著九卿詳議具奏臣等伏候奉
旨部行到日當卽頒行一體遵奉外按保甲之法舊以

十戸爲率雲貴土苗雜處戸多畸零保甲之不行多主此議不知除生苗外無論民夷凡自三戸起皆可編爲一甲其不及三戸者令遷附近地方毋許獨住則逐村清理逐戸稽查責在鄉保甲長一遇有事罰先及之一家被盜一村干連鄉保甲長不能覺察左隣右舍不能救護各皆酌擬無所逃罪此法一行則盜賊來時合村百姓鳴鑼吶喊互相守望互相救護卽有兇狠之盜不可敵當而看其來踪尾其去路盡力跟尋訪緝應亦無所逃至於保甲之外最重者莫如嚴責捕快與汛兵蓋內

地之盜捕快多有知情外來之盜塘兵且爲通氣平時緝盜之捕快皆宜分定鄉村某方失盜罪在某捕快而捕快之中亦有姦良不一能否不齊又須每十人立一快頭如緝盜不獲者捕快與快頭一同治罪大抵盜情未有能欺捕快者其塘兵之設原以晝則盤詰夜則巡防伊等平日毫無所事每晝則看牌賭錢夜則飲酒酣睡甚或乘空偷竊出人不意種種非爲又或夥衆結强唆使刦掠陽防陰助其共惡不可勝言必須嚴加號令定爲成法使不得不留心盡力盤詰稽查則盜賊旣弭而兵

丁亦皆可用矣謹具陳明伏乞
聖鑒臣謹
奏
兵部刑部都察院各議具奏
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雲南廵撫管雲貴總督事
臣鄂爾泰謹
奏爲恭謝
聖恩事雍正四年八月初十日臣齎摺家奴賞
恩賞給驛馬銀兩並捧
御賜臣珍器六件果乾一匣到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

香案望
闕叩頭領受訖及本月二十八日臣齎摺家奴復蒙
恩賞給驛馬並捧
御賜臣紗一箱磁器二箱到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
案望
闕叩頭領受訖敬啓摺扣恭悉
聖躬甚安自入夏來更好臣無任懽忭遍告屬僚葢
一心獨運萬幾過勞慮有不格之豚魚隱施曲成之造
化固人所共見而臣獨深知者乃復軫念臣愚詢
朕實實如此
及奴僕勉以節養儆以背負聞臣勤瘁則廑憂憐

上天鑒之知臣健旺則致忻悅並著將臣八字便呈
御覽捧誦累日浹骨鏤心覺感激之私惆并忘而瞻依
朕因爾少病留心看看竟大壽八字朕之心病已全愈
一心之中誠倍切惟
矣
聖人能造命臣固自信臣命之非凡造也其各條
原本平等 打破桶環方無礙
硃批洞徹精微一歸平等如桶脫底如環無端卽此是
學臣更不須覓自了法不了之了一了百了胥在
是
乎此設於此有不尊是無人理設於此猶不親是
無天理狗子亦有佛性忍自不如狗子乎臣知愧
不盡之事到實盡頭自然會得
臣知勉矣伏念臣少習儒書頗窮性旨雖有爲寄
象未識眞如而無著生心時忝常住知忠孝之通

天恩勇決以立命顧以鈍根下質振拔殊難若不
時時勤惕驅之使前則此心一放精力日減神智
不生漸就墮落百不能爲將使天下後世謂鄂爾
泰濫受
殊知不堪重寄自貽隕越有傷
聖明則雖骨化形銷痛心無已天高地下生生世世其
何以自處言念及此臣實不敢暇逸臣並不知辛
苦心之所安樂境斯在莊敬日強前言足據卽性
性雖云空明要在實落處得
分空明亦未嘗不須猛力耳至於怡親王忠敬性
成誠直

天鑒勤慎廉明猶其緒餘仿諸史册賢王實無有倫比

實在眞賢王

內外臣工所共當忻幸所共當傚法況臣奉

旨結親更有何疑慮嗣後務當互相勉勵合德同心以

期仰副

天語夫疑似影像之懷人臣所深戒股肱心膂之義夫

卿實奇男子也朕之慶幸實難筆諭

吏所當知督臣高其倬端正和平臣所願學但微

少明決猶恐爲下所蔽臣前於鎮遠相見時力攻

朕今日實以卿爲第一也朕先少恐爾爲下所蔽今旣

其短伊已然諾嗣後亦當時通音問彼此規諫期

能出之於口朕不慮矣何快如之

作完人以酬

聖主知遇之恩臣自敬奉

硃批若稍存慰朕之意亦屬欺隱之
寶訓念念自反事事類推惟有實際凜體以毋負我
慈父以毋忤我
嚴師而已謹此繕摺恭謝
聖恩臣謹
奏
朕實竭力與諸卿共勉以仰答我
大慈大恩皇考之念定矣
同日又
奏爲欽遵

聖諭事竊以東川歸滇其烏蒙事宜前荷
聖諭與岳鍾琪會同辦理欽遵在案八月二十八日賫
摺家奴回敬啓東川一摺復荷
硃批是當之極卿與岳鍾琪商酌不煩朕諭也欽此臣
奏自初奉
聖諭念東川新附一切先須安頓各有定規方可相機
行事隨經密委各員前往踏勘其形勢田土營汛
礦廠俱經稟覆粗具節目臣前擬以援剿左協全
營官兵移駐東川已經陳明俟親加查勘即當
題請移營待移營事定應先將巧家等六營地方凡

屬頑梗滋擾者或須擒拏或令投獻悉爲歸轄流

官其一切土目盡行更撤待六營既靖黨羽已除

是極密之。徐徐斟酌爲之此事急不得

然後計及烏蒙但烏蒙必須征剿斷難誘擒雲貴

官軍合攻其三面川省汛營截其去路探穴尋鼠

諒無所逃遁但事須慎密未便預爲聲張故進取

之期難以預定臨時闗會勢必不及臣於九月初

九日謹遵

聖諭已詳細具札密致岳鍾琪預相商酌凡烏蒙必由

大路以及旁斜曲徑諸可通川者是何地方屬何

管轄應飭何員作何防備一一查算明確一面密

諭各員一面密札覆臣以便臨期就近調度在岳
鍾琪久任邊陲一應機宜較臣稔悉自能謀出萬
全仰慰
岳鍾琪已請身到成都就近料理涼山普雄等事朕已
允其請此一大事全賴二卿協衷勉力為之也
聖慮也再查川屬之鎮雄土府接連烏蒙其兇暴橫肆
與烏蒙土府無異若不改土歸流三省交界均受
其擾或先制烏蒙徐圖鎮雄或一舉兩就出其不
意或令二土府互相吞併然後剪除統容臣親歷
相度後稍有定算再行詳酌至於東川原駐官兵
因循已久必不能制土夷或撤歸川營或應行裁
減俟臣具

題聽候部議並候岳鍾琪札覆其援勦左協現在將弁雖俱能稱職但新歸之地諸事未定非有控制經營之才不能幹濟亦須揀選調補斯可勝任據臣試看督標前營遊擊楊國華幹練通達兼能詳慎馬龍州知州黃士傑操守才具俱優實心任事若蒙

照請諭部矣

聖恩將黃士傑陞補東川知府將楊國華調補東川遊

已以叅將銜用之矣有當題缺出具題來如現任者不

擊有該副將缺出即著陞補俾臣得收臂指之用

及楊國華亦可調用則不必待出缺

該員各效驅策之能一年之內不但六營可定烏蒙可圖而田地礦廠次第清理即

國賦可增民生攸賴矣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欣悅覽之
同日又
奏爲欽遵
聖諭事竊長寨一案臣屢經奏
聞跪捧
硃批剴切詳盡一切情形悉蒙
睿鑒八月二十六日接准部文復荷

聖諭此案著將各犯交與鄂爾泰審訊窮究詳悉分別
定擬並安插撫恤使地方永遠寧謐不受惡苗之擾
一一經理具奏欽此伏念仲苗積惡原成於因循即
偶加創懲仍均圖苟且故前歲誘擒阿近猶未及
安營而今春長寨餘兇即抗不旋踵勢所必然斷
難再誤前據黔省文武各員種種詳稟初則招致
各寨頭人揑詞投誠臣不准許勒令進剿繼雖以
屢收苗寨擒獲夥從具報臣並不加奬申飭愈嚴
直至六月二十七日擒獲阿搗七月初十日擒獲
阿擄八月初五日擒獲李奇然後渠魁皆得羣苗

喪膽各寨畏威就目前論刦殺之風似可少戢但
苗性獷悍既經輸服勢難盡其根株若不及今規
畫善策懾其心志安其身家使知法不可犯恩有

若不妥協未必待十餘年也

可恃恐十餘年後又必將有事臣日夜躊躇期得
良法以圖久遠屢經催飭各吏促將長寨一切事
宜彙造清册以憑相其形勢酌其重輕庶可就中
參酌畫爲規條至今尚未詳覆及八月十六日聞
李奇既獲大局全定即應具疏奏
聞了結此案臣因就前後所報諸事擬有會稿專致陞
任鎮臣石禮哈并致提臣馬會伯撫臣何世璂公

同叅酌考訂確實以憑會
題而石禮哈馬會伯亦尚未覆到總以屬員故習相
仍猝難振拔以退縮朦混爲幹練公事以調停掩
飾爲熟諳夷情今一旦嚴檄徹底清查一時難以
支吾臣愚所慮若此風不除黜省終無起色固不
止長寨一案亦不止苗情一事也正擬請
旨容臣親行踏勘方可絲毫無欺並地方一切事宜面
與撫提諸臣懇切叅議以便愼擇辦理茲捧誦
聖諭如見臣心自欽奉之後隨又嚴飭文武各員一應
事件查清彙齊以憑親勘俟其詳覆到日臣即一

是極

面

題報一面起程大抵審鞫兇頑務得實情安設營汛必據險要旣先之以重兵彈壓卽繼之以清册稽查按其戸口照漢民以行保甲清其田畝借賦役以爲覊縻不獨戸與戸環相連保并寨與寨互相甘結則容一兇苗而羣苗爲之獲罪隱一兇寨而各寨爲之靡寧勢不能不互相舉首交爲盤查又復使之剃頭辮髮以新其面目懲惰勸勤以收其心力善良者加以旌賞曲爲庇護姦頑者立速擒治繼以屠誅則威旣可畏恩始知感剪除之威正

實令人觀之悅目暢懷存

一毫私心人斷不能言及此朕實練神覽焉

所以造福姑息之恩適所以加害也至於燒刼之案數年未結者現有數十件兇犯百無一獲原證拖累不堪所關民生甚大何世璂到任亦正在清

何世璂恐有書生迂習未知可能料理黔省正在振作之任否據實奏聞朕意欲易之

理但非嚴著營官必不能濟事臣亦當酌量情理分別會辦俟長寨事結各案稍有頭緒卽取道東川親行踏勘總期凜體

聖諭使地方永遠寧謐庶臣心少盡而

只此一奏朕心已慰矣

聖主軫念邊方之意亦可少慰矣其候補僉事道李天祥一摺因其合莊之說用爲保甲之法更屬詳密

若可行有益酌量行之

合併陳明爲此具摺並繳

硃批原摺併臣摺二扣臣謹繳

奏

同日又

奏為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租賦以靖地方事竊以苗猓逞兇皆由土司土司肆虐並無官法恃有土官土目之名行其相殺相刦之計漢民被其摧殘夷人受其荼毒此邊疆大害必當剪除者也臣受

恩深重職任封疆日夜籌思若不盡改土歸流將富強橫暴者漸次擒拏懦弱昏庸者漸次改置縱使田

上天鑒之矣

賦兵刑盡心料理大端終無頭緒稍有瞻顧必不

即此二句

敢行稍有懈怠必不能行不敢與不能之心必致

負

君父而累官民故以臣愚昧統計滇黔必以此為第一

要務然改歸之法計擒為上策兵勦為下策令自

務有名問罪為要

投獻為上策勒令投獻為下策前鎮沅土府刀瀚

霑益土州安于蕃經臣拏禁

題參後隨分委幹員將各田畝戶口銀穀數目逐細

清查緣土州安于蕃地土更廣私莊尤多清冊尚

未造報現據遊擊楊國華威遠同知劉洪度造報

鎮沅土府清册前來查該土府每歲額徵米一百石今每歲應納米一千二百十二石零每歲額徵銀三十六兩今每歲應納銀二千三百四十八兩零是其徵之私橐者不啻百倍數十倍而輸之倉庫者十不及一二百不及二三由此類推又何可勝計再查附近鎮沅之者樂甸地方與元江新平景東接壤四面皆隣漢土一線緊逼哀牢素為野賊出沒門戶其江形山勢尤為險阻且當按版各井馱鹽要道原係世襲土長官司管轄該長官司刀聯斗昏庸乖戾受漢姦把目主使為害地方

民夷怨恨若不一併改流終難善後臣就告發各
件即委楊國華同劉洪度止帶兵一百名徑至者
樂甸質審案擬相機行事而刀聯斗自知罪無可
逃隨即出迎投獻印信號紙但求免死情願歸流
據此情狀猶有可原除俟臣
題參改土歸流外仰懇
好
聖恩但收其田賦稽其戶口仍量予養贍授以職銜冠
具題時當將此意入題即如此議好
帶終身以示鼓勵則強不如安于蕃刀瀚勢不如
刀聯斗者皆將遵法輸誠不煩威力而邊地糧餉
亦不無小補矣至於黔省土司與滇省異一切兇
豈云小補

頑半出寨目因地制宜更須別有調度臣已面與
新提臣楊天縱詳細密商并將各要件逐一開單
交付查訪以便會辦務期兩省邊方永遠寧謐仰
聖懷而心長力短時切惶悚伏乞
聖主訓示遵行臣謹
奏
朕中心嘉悅竟至於感矣有何可諭勉之
同日又
奏爲報明銅鹽事竊臣到任後清查鹽課據署鹽道

楊馛報出雍正三年分額外沙滷鹽一百餘萬斤
並石屏等店應節省銀約二千兩當經摺
奏入奏銷册造報在案今查自正月起截至八月終
止所收過沙滷鹽共二百三十三萬八千五百斤
應獲課銀四萬五千一百六十八兩零除护還薪
本銀二萬一千六十八兩零外該正額贏餘銀六
千八百兩零該額外贏餘銀一萬七千二百九十
九兩零再九十冬臘四箇月仍該收鹽一百二十
餘萬該獲贏餘銀一萬二千餘兩臣料算白鹽沙
滷一項但用心調劑不時稽查每歲必可得餘鹽

三百五六十萬有增無減其各地各井一應收鹽發鹽腳費店費以及秤頭鹽工食費等件徹底清楚亦仍可節省亦仍可加添總須立定程規不寬不刻俾循分中材皆可以遵守庶行之永遠裕餉

此四字包羅此事矣

有濟也至於礦廠原係自然之利但屬可開之地俱有益無損查雲南各廠課歲額共不過十萬兩而每有虧缺猶須移抵在該管官吏亦非盡不肖非盡無才實因仍聊且之習有以中之臣今數月來已將滇黔二省已開未開已報未報各礦廠明查密訪粗知情事猶未敢遽速激成弊端統俟勘

驗確實逐漸料理陸續

奏報外查路南州大龍井銅廠前於春季內辦獲銅六萬餘斤已經臣摺報茲據糧道張允隨稟單自四月起截至八月終止共抽收課銅買收餘銅又

聖懷

辦獲銅五十八萬八百餘斤合春季六萬餘斤共

奏

辦獲銅六十四萬八百餘斤應獲息銀約共二萬二千餘兩再核至年終銅銀合算仍應獲息銀一萬一千餘兩是就此一廠今歲已獲息三萬餘兩

奏

各廠雖衰旺不同多寡難定然竭力清剔俱不無

聖主

小補合併報明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卿朕之奇臣也朕實實欣幸之至
同日又
奏爲恭報秋收併米糧價值仰紓
聖懷事竊照滇省今歲自夏徂秋各屬雨澤調勻兩迤
田畝高低不一盡得栽插穀穗秀發今各府之早
稻已穫晚稻現刈將半雲南廣南等十七府通計
收成俱有九分十分惟楚雄姚安二府夏間得雨
稍遲止可八分收成至於今歲蕎麥遠近飽收高

可至四五尺粒粒圓足每一京石價不過五百錢
民間大得接濟目下省城米價每京石賣銀一兩
三錢臨安大理等府每石約一兩二錢其餘各府
州縣有七八九錢至一兩外者較省城之價稍平
蓋非兵民輻湊之故其寧州宜良南寧通海太和
等縣雖間遇山水驟衝嵩明彌勒安寧平夷昆明
等州縣雖間有氷雹蟲傷然少者僅數畝數十畝
多者不過一二百畝隨經該州縣勘驗詳報酌動
倉穀賑恤俱不致失所至黔省亦雨暘時若高下
田地皆得及時播種據各屬詳報早稻現在收穫

晚穀亦俱結實通省收成約計八九十分省城米價每市斗折倉斗一斗五升每市斗價銀九分各屬之市斗大小不一其價亦高下不齊以倉斗計算每斗不過四分以至六七分若俟收穫完日其價更可平減似此年豐物阜比戶盈寧實由我

皇上宵旰乾惕至誠感召之所致臣不勝慶幸不勝感切謹繕摺奏

聞伏乞

聖鑒臣謹

奏

卿總督滇黔

上蒼自然賜此昭應也深慰朕懷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雲南廵撫管雲貴總督

事臣鄂爾泰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躬甚安今歲更覺健旺皆

皇考在天之靈賜佑之所致冬至前後三天大雪盈尺朕

甚欣幸特諭以慰卿懷

同日又

奏爲恭謝
聖恩事雍正四年九月二十日臣奝摺家奴棠
恩賞給驛馬並賫回
欽賜臣
御用旣濟丹一餅并方湖筆五匣佛手柑一簍蜜荔枝
皇上恩䝉二餅到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續於十月初二日雲南府知府袁安煜到任
口傳
聖諭汝到雲南下旨與總督鄂爾泰聞得伊些須小事

每辦至二三更天若是勞壞了時不是欲報朕恩反為負朕矣嗣後但辦大事斷不可如此欽此臣旣捧

誦

硃批復跪聆

慈訓感激踴躍非口所能述而荷蒙

聖鑒宛在心目形之欣悅重以慶幸敬繹一德一心之

義君臣期共勉之之

旨心動神依不敢復作三代以下想臣復何言實難以

自寬也伏念邊方大事惟賦與兵弼以刑名期於

無壞凡諸瑣屑皆所分寄若使各已就緒自應持

其大綱示以鎮靜以馭羣材今於尚無條理時倘
不亟加整飭破其因循雖託言知體實無以濟用
況督撫所謂小事至府縣則爲大事府縣所謂小
事至本家本人則爲莫大之事稍有疎忽貽累匪
此論可以警省愚頑而令貪夫廉懦夫立實朕之本心
至願也一德同心見於今日朕之慶幸歡欣實難筆諭
淺臣每念及此實不敢少自懈怠以昧天良至於
卿既以此心行之朕不繫念矣
墮官守辱名器又其餘事矣臣自八月以來精神
上蒼自然默賜助佑爲善日強精力必倍增也
漸長肌肉漸生舊疾頓除日益強壯敬擇吉於十
月初四日服
御賜既濟丹迄今逾月大有功效但臣舊服藥方有人
此方實佳若與此藥相對朕又添一重寬念矣仍與秋
參鹿茸無金魚鰾今仍以參湯送之亦於方藥無

石兼用作引不尤當乎
礙臣仰窺
聖慮見臣羸瘦若恐不勝煩勞一旦殘廢不能終職者
恩賜臣身受
殊恩無有倫比不能留此身即是背負以臣自揣雖不
能無等等相亦必能得壽者相以了此心意也懇
即此一語卿必有可自信之理非虛
文慰朕之心朕見得透實不繫念矣但亦要少遵朕諭
乞
應節養者節養豈不愈妙朕之勤政諫勸者甚多但朕
聖慈勿以臣身爲念庶臣心稍安謹此繕摺恭謝
精神實不覺虧減故敢踴躍任勞卿總以自巳力量酌
聖恩臣謹
量就是但不可勉强耳
奏
又係燈下率筆字跡更屬可笑也

同日又

奏爲恭謝

聖恩敬陳愚悃事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臣齋摺家

奴齎回

御賜臣人參八斤哈密瓜二箇抵貴陽省城臣隨郊迎

至貢院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敬啓

硃批卿此心此行不但當代督撫聞之可愧實可爲萬

代封疆大臣之法程朕實嘉賴焉勉之

上蒼照察再無不倍增福壽子孫榮昌之理再兩江非卿不能整理如朕之意雲貴一切事宜俟料理有頭緒時還向卿要一可代之人來兩江與朕出此一大力可留心但諸務不可因此旨促廹爲之常德壽可勝撫任否楊名時朕原欲調進大用今覽卿所奏外任亦甚屬緊要卿意如何欽此臣伏讀之下感極愧生

念臣身荷

殊恩至矣盡矣心實無已行多不逮業業兢兢時恐隕越

上蒼照察臣實不敢自欺至於兩江重任原非臣愚所能

勝然誓欲酬

恩難易非所計亦何敢固辭但雲貴極邊關係緊要一

自然

切事宜尚未有頭緒臣卽竭歷料理亦必須時日

玆蒙

聖諭不敢不盡言之一夷情之無制也查雲南土官多

半強豪所屬苗衆悉聽其指使殘暴橫肆無所不

爲其土官懦弱者兇惡把目爲害尤甚不但目無

府州亦並無督撫及至事大經官或欲申理夷

等暗行賄賂揑詳結案上司亦不深求以爲鎮靜

而刁抗不法任拘不到者又復不可奈何隱忍了

事貴州土司單弱不能管轄故苗患更大平日燒
殺刦擄拏白放黑以爲生計有徑至城汎綑人子
女明說某處勒令取贖者而本家不得已哀贖地
方文武亦視爲故常隱忍了事至於或經控告兇
犯百無一獲而原告原報并干證人等反拖累至
死舊案俱在臣深恥之若不及此清理約定規程
卽使拏幾土官殺幾苗首亦不過急則治其標本
病未除恐終難寧帖一軍伍之不振也雲南兵丁
不減內地卽貴州兵弱亦猶勝江南奈武員因循
成習惟事逢迎羣聚省城鑽營朋比有累陞至副

參而未一到營者營伍何賴臣受事後首經嚴示通飭非奉文調不許赴省今此風已熄而盔甲帳房鑼鍋斧橛等項大半不備即火鎗弓刀操練必需者亦多殘缺至於空糧夥糧種種名色倒馬朋馬種種勒侵相沿已久視為常例即有努力自愛之員亦未免避嫌從衆雖經臣確訪嚴飭寬其旣往勉其將來業據各屬陸續稟報軍器俱現脩整糧馬俱現頂補然猶未敢深信臣自滇赴黔已經由曲尋鎮援勦左協尋霑營過安籠鎮屬安南營盤江營普安營至安順提標抵貴陽營省城俟審

理事畢擬由黔西協大定協威寧鎮抵東川府再
回滇省仍擬明歲親歷雲南各標協營查勘軍裝
考驗兵馬則既可以知營伍虛實以便經營又可
以知地方形勢以資調度庶胸有定見而事免欺
上蒼自鑒察卿此衷也
朦矣一地利之未盡也雲貴兩省雖地少山多然
水旱均平荒年甚少且礦厰鹽井出產頗多何至
不如江南一府計每年協餉共需數十萬兩為百
年計竊有隱憂臣查雲南鹽課實李衛之功雖尚
有疎漏實力有不能銀銅各厰每至缺額仍須羨
餘抵補臣料斷不至此貴州亦有礦厰兼多砂鉛

欲私開則明有官禁欲官開又難於私侵因循苟
且大半中止至於鹽井原屬地脈流滇通蜀不應
外黔今採訪鹽井共得數處現煎試一井已有微
效託賴
聖仁山效其靈地呈其寶或可以得濟民食也雲貴荒
地甚多議者謂宜開墾不知利之所在人爭趨之
不禁其開墾而不來開墾者緣荒地多近苗界實
慮苗衆之搶割若果土司遵法夷人畏伏將不招
而來者自衆故臣必以制苗爲先務而尤以練兵
制苗爲急務諸事不妨遲但心不可懈不可促廹

爲之臣當時凛

慈訓一水陸之不講也雲貴遠居天末必須商賈流通

庶地方漸有生色今水路不通陸路甚險往來貿

易者非肩挑卽馬載費本旣多獲息甚微以致裹

足不前諸物艱貴臣查湖南水路直達貴州鎭遠

府由鎭遠而施秉由施秉抵黃平州界雖中有阻

礙臣今現已開通黃平州地方雖山高水陡不能

行舟然不過一二站若由重安江溯源而上漸次

開濬亦原有河路自貴陽而南水路難通然開平

旱路使可行車猶人力所能爲況雲南金沙江原

通蜀粵東川府牛欄江直通四川貴州永寧州黎平府可通川楚疏決導引縱一時難措而日積月累未始不可以小濟臣自數月來通飭細查粗悉大概雖自度才力知必不能然必欲經始以待將

見處信得及便動數十萬帑金何妨朕不惜此等之費也

來卽遲至十年二十年但能成事實雲貴永遠之利也以上四條撮舉大要節目繁多不敢瑣瀆臣不自揣思欲鏤肝剖膽畧定規模使後來勝臣者可以推廣卽不及臣者亦可以依循斯臣力旣竭臣心稍慰仰懇

聖恩兩江另

簡賢才留臣三五年俾得詳籌綏理庶幾可有頭緒可
朕意原俟兩三年之外其可代之人當徐爲之留心臨
代之人臣現無所知亦不敢妄舉敬當留心至於
期朕自有旨諭問兩江實不得其人只得暫時姑延耳
楊名時誠實端正內外如一撫綏之任有餘但營
務軍機不能料理且年近七旬漸多遺忘覺察防
範處亦微少精明若與臣同事可以共濟緣伊固
甘肅布政使司鍾保可知此人之可否否
虛心臣能直告也據臣愚見內任實堪大用外任
或難總理常德壽存心甚好人亦明晰小省巡撫
實實畫出此人矣
可以勝任但識見尚未通達猶少果斷臣受
恩深重萬難報稱若稍存顧忌即是背負稍有狥隱即
信得及信得及朕實不可以自信者可信卿也
同欺罔謹據實直陳恭謝

上蒼鑒之朕臨御四載亦只得卿與怡親王二人耳勉之

聖恩伏乞

一字朕皆不忍下筆矣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同日又

奏爲欽遵

聖訓事竊臣敬陳所知一摺荷蒙

硃批治天下惟以用人爲本其餘皆枝葉事耳覽汝所

論之文武大吏以至於微弁就朕所知者甚合朕意

但朕不過就目前之所見斷不能保其後也覽卿之

奏非大公不能如是非注意留神爲國家得人不能

如是非虛明覺照不能如是朕實嘉之但所見如是
仍必明試以功臨事經驗方可信任卽經歷幾事亦
只可信其已往猶當留意觀其將來萬不可信其必
不改移也上智之資從古難得朕前批諭田文鏡言
用人之難有兩句可信者非人何求不可信者非人
而何不明此理不可以言用人也朕實以此法用人
卿等當法之則永不被人愚矣卿等封疆之任古諸
侯也闔省窺伺投其所好百計千方揜其不善而著
其善粉飾欺隱何所不至惟才之一字不能假借也
凡有材具之員當惜之教之朕意雖魑魅魍魎亦不

能逃我範圍何懼之有及至教而不聽有真憑實據時處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礙乎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爲要庸碌安分潔己沽名之人駕馭雖然省力唯恐誤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費心力方可操縱若無能大員轉不如用忠厚老成人然亦不過得中醫之法耳究非盡人力聽天之道也燈下隨手寫來卿可以意會之欽此臣身受

殊知不忍自棄雖爲

國家得人之義未敢忘公而虛明覺照之誠實難斯信捧誦

天語內顧驚慚臣獨何心敢不益自奮勵凛體終身至於明試以功臨事經驗信其已往觀其將來杜窺伺欺飾之源別庸祿才情之用敬繹
寶訓目朗心開此固經權之極則政事之要樞覺因材器使之論猶屬後起未爲先覺者也恭惟我
皇上至誠至明無偏無倚如日在天中魑魅魍魎無所逃遁而寸木小草均被栽培若或自避陽和何由曲施化育人皆自取
天本無心大小臣工羣知審所自處矣臣念可信不可信原俱在人而能用不能用則實由巳忠厚老成

而畧無材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聰明才智而動出範圍者可用而不可信

實可開拓人之胸襟

朝廷設官分職原以濟事非為衆人藏身地但能濟事俱屬可用雖小人亦當惜之敎之但不能濟事俱屬無用即善人亦當移之置之臣嘗對屬僚言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難除實緣貪官壞事人皆怨恨樂於改正清官僨事人猶信重礙即更張也但有守有才者實難多得而有才無守之人駕御稍疎即不用於正惟能動其良心制其邪心使彼熟知利害漸愛身名然後可以濟事臣自揣不

逮當努力勉之貴州撫臣何世璂自奉
嚴諭感激懽幸形諸詞色自謂切中病痛如見肺腑雖
近奏數事非向日之肚腸矣與卿共事者但具人心若
父師之教不能如是益自勤惕加意整理此天性
不愧奮亦天地間之棄物也
純厚必能不負
聖恩者雲南學臣蔡嵩心地平實不務虛名於學政頗
足
能盡職但年已六十八出仕最晚未經歷練吏治
公之極朕原欲試看用者亦取他良心
之任恐不相宜四川撫臣法敏有心向上才具可
卿之識人實越常人
用但識見尚未堅定微少實力臣已敬錄
聖諭附札郵寄臣弟鄂爾奇荷蒙
聖恩補授工部侍郎業具疏奏

謝外竊爾奇少有志氣才具亦不甚庸但每多偏執

時有疎畧目今清查案件可無瞻狥日久調劑事

可謂令人悅目爽神之論朕即未存訓飭玉成之心然

宜難免錯悞虞衡繁劇之地恐未能勝任懇祈

以卿之弟朕覽此奏亦不忍不留意教導成就也不必

聖慈時加訓飭庶幾可有成就至於黎平府知府馬駿

爲之掛念

係劉業浚親戚矯飾小人才更庸弱前任曲靖府

是

亦毫無政聲今已在任病故臣緣地方緊要業經

會

題請

題到自另有旨

旨將楚雄府知府張廣泗調補其大理府知府陳克復

即係陳奕禧之孫合併覆

奏臣屢荷
恩綸比擬逾分一言一字熟會深思敬念我
朕墮淚披覽不必多此一番葛藤
慈父午夜披覽時必馳神依無以自解臣復何言惟益
朕亦如是
努力勉之而已臣謹
奏
同日又
奏爲欽奉
上諭事竊臣於九月十九日以烏蒙事摺
奏後嗣於十月十八日接部咨以川督臣岳鍾琪特
旨叅土府一疏復蒙

聖旨俞允各委文武大員會審臣隨於途次遴委曲尋
鎮總兵官劉起元併糧儲道張允隨前赴東川且
密囑劉起元止隨帶健丁百人餘選精騎在營靜
候俟川員到日會商妥確相機行事去後因復札
致岳鍾琪與之相商務期共體
聖意謀出萬全及十一月初十日臣由長寨回黔省岳
鍾琪專差札致到臣其所議論與臣前札意相同
相同甚好因事情重大又有凉山進剿之役已命岳鍾
且以遠在秦省此中因事制宜須臣籌畫預定臣
琪來川就近料理
亦竊揣遠近懸殊何敢諉遜臣之初意以東川新
屬民志未齊待移營之後諸務俱就然後計及烏

蒙一舉可定今岳鍾琪旣經
題請奉
旨會審自難刻緩在土府祿萬鍾癡蠢小兒招縛殊易
而伊叔祿鼎坤跳梁巨惡就擒稍難必將兩兇一
齊拘到則改土歸流庶能有濟正恐以疑畏之心
生驕悍之計則文告不從武功須預且烏蒙鎮雄
地連脣齒乘機因便並當剪除隨經札覆岳鍾琪
外臣復密令幹員設法誘致俟親到川東日覘其
動靜察其情形不勞師不動衆上也一鼓就擒無
若是如此妙不可言朕意
恐其預覺也
需時日亦不失為中策此外仍有廣西泗城土府

逞頑肆虐勢埒罪均大凡四省劫殺之案多由三
郡酋虜諸兇總以逼近隣疆沿成惡習殺人擄人
越境以逃緝人拏人隔省無法幸而擒獲償牛償
馬視人命爲泛常一或潛踪移咨移關目官府爲
故事凡此卷牘叢集如山故三土府不除則四省
界難靖臣意先將烏蒙鎮雄兩府俱定即當移致
廣西督提諸臣會審合剿改土歸流伏乞
聖主密頒
諭旨俾令先事預謀同心協力則雲貴川粵邊疆寧謐
而民皆安堵地皆樂土矣臣謹

奏

所論甚是已密諭韓良輔矣

陳時夏有母在家欲告假接其母同赴任所朕許命地

方官送來可以不用伊親往伊深感情願爾可與楊名

時委一微員同陳時夏之弟一路用心照看好好送至

蘇州可命乘驛前去爾等亦幫助費用令其如意即伊

家中亦爲之安頓妥協不可令其母繫念爾等併時常

照看將此亦諭楊名時知之再起身日期不可催迫遲

早取伊母之便有年紀人路上著好生照料隨便歇息

行走不必因乘驛定限特諭

同日又

奏爲欽遵

聖諭事竊臣於十月初四日由滇赴黔於二十一日抵

貴陽省城恭祝

萬壽後卽親往長寨由定番州經威遠汎抵谷隆關沿

關陡峻幾無行路今雖鑿開小徑尚須平治及登

關遠望各寨分明頑苗盤踞其內洵屬險要由谷

隆而進峰嶺崚嶒叢箐隱密人跡罕到復由羊角

𡈽經巖底冗磉等十數寨始抵長寨營凡住五日

得以遍查各寨相度形勢酌定規模大抵仲苗兇

頑皆由恃險負固得肆猖狂凡燒殺刦擄之犯卽
明知其人無論十數名兵役不敢直入而巢穴詭
祕亦難以搜捕如者貢同筍羊角羊城焦山打壞
等寨實藏姦之所此數百年來所以因循忍事莫
可如何而地方難以寧謐也現今諸惡雖擒猶未
盡獲羣苗雖靖猶未盡歸況兵器不收則兇具尚
在生資無計則惡燄難消伏讀
上諭於審訊之下必繼以窮究安插之中必繼以撫恤
皇仁籌先善後洞燭精詳固不獨定廣二州當下受福
聖旨仿行通省實可以謀永遠臣凜體

聖旨宣布
皇仁業於長寨等處通行告諭苗衆懽忻遵奉惟謹三
日之內除前所收五十七寨外復有數十小寨焚
香接踵頂謝
天恩除前進勦之時所獲大弩弓七十三張箭筒十一
箇箭三筒刀二十七把皮盔二十一頂皮甲二十
七身標十二桿外茲復督令將兵流土等官各寨
搜查又得大弩弓四千二百二十七張箭筒三千
四百五十七箇藥箭三萬餘矢環刀五百六十一
把挑刀一百六十九把雜刀八十四把皮盔七十

六頂皮甲三十八身棉甲一十四身標四百六十
二桿交鎗二門其尚有收繳未盡者務期搜清永
除兇具至於田畝前已經丈查非臣過於苛求實
欲借以覊縻應俟田戶全歸後再定科則報部其
現在各寨前經逃竄有失耕種所有今歲應納額
銀一百四兩零臣已宣示恭懇
聖恩豁免所有告諭八條另繕呈
御覽料理粗定復由火連忙馬洛孔等寨以抵宗角通
查所造營房已十有八九月內可以完竣遂由廣
順州回省審理苗販各案抑臣更有請者苗性愚

蠢不知官法不聞教化故得肆意恣行今長寨既設有武職彈壓巡防仍當設一文員宣諭開導查貴陽一府有同知一員通判一員同知原有理苗之銜定廣實預苗之藪請即以貴陽同知移駐長寨就近料理庶兵民相安再打壤一寨接連竹林井口大案兇犯多出其內臣緣未經親勘故前議猶有疏忽終不敢稍有回護將就了事查羊城虗雖險與長寨相望不過二里且非出沒要路設兵三十名儘足防守原不須七十名長寨既設有叅將留千總一員亦足供驅遣臣傳同諸將酌擬於

羊城堡減兵四十名於長寨營減兵二十名撥長
寨把總一員移駐打壤則與焦山汛同為右翼而
竹林井口等寨俱得伏制矣除審理各案事畢一
併
好
題請外合先聲明臣竊念黔省文武因循成習百務
廢弛非大聲急呼猝難振拔用兵之舉實出不得
已非敢孟浪從事也乃一聞進勦莫不駭目驚心
丁士傑亦將此事數次奏言其不可朕未被其搖惑若
猶豫畏葸而丁士傑遂以三不可勦之說致臣 臣
非信得及卿朕亦不敢輕定也但丁士傑未曾身歷不
隨以三不可不勦札覆逐條駁詰伊始無辭至於
過被人欺耳情尚可恕彼亦深自愧悔蓋由與不禮哈
劉業浚始則視苗甚易堅請征勦意欲苟且邀功

不相睦所致所以存一點私必受無限辱庸人看不破此一著

繼以十三寨頭人投誠具報見臣不准結案駁其捏混因膽落智窮遂力言長寨不可安營欲狥苗議雖經臣嚴飭猶復支飾遷延若非
聖明獨斷指示周詳此舉終無頭緒苗患正未有底止也其前摺內開未獲惡苗姦販各犯有續經石禮哈馬會伯委員拏獲者臣到長寨又飭拏首惡季成等十餘人到案其餘躲避諸犯雖查訪已確不難遣兵立擒但羣苗甫安驚魂未定若再行遣兵勢皆鳥散必致流毒地方臣現密交定廣協副將馬世龍楚雄府知府張廣泗設法誘擒諒亦無所

逃遁至於劉業浚不職斷難姑容臣親勘形勢備悉情罪應俟敬陳長寨始末一本奉
旨到日據實敘叅聽候部議再臣前請酌撥撫提標兵移駐長寨摺內荷蒙
硃批酌撥甚當但有不得已便添設數百兵能費幾何錢糧總以地方平靜安妥爲要可題請奏聞如實足用則已欽此仰見
聖主眷注邊方愼重營伍之至意臣敢不凛體但查撫標現存城兵一千五百名今抽撥一百二十名提標現存城兵二千六百名今抽撥二百五十名儘

如此愈妙

可足用原不須添設除具疏

題請外合併奏

聞謹具摺

奏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臣進

獻土物家奴回抵貴陽荷蒙
聖恩賞收并
御賜臣貂皮五十張本月二十四日管撫臣楊名時承
差復齎回
欽賜墨刻
御書魏徵十思疏一幅到臣及二十五日臣自貴陽起
程至二十七日於清鎮縣屬鎮西衛地方臣齎摺
家奴賫
恩賞給驛馬齎回
御賜臣貂尾冠一頂袍緞九聯鹿尾鹿肉一簍哈密瓜

二箇到臣計在黔一月四奉
恩賜榮幸已極臣隨於各日跪迎至行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謹啓摺扣敬謝
硃批荷蒙
聖主矜獎過分比擬逾倫望希大壽勉作竒臣至有中
心嘉悅竟至於感之。
上蒼鑒之此一字在卿自不敢當而在朕必不可少若不
諭臣跪捧之下惶悚無地且不能語心不能安及讀至
然再不能感
朕實竭力與諸卿共勉以仰答我
上天之賜卿於朕也凡卿之奏摺到來朕多有與廷臣觀
大慈大恩皇考之念定矣二十三字不禁痛淚填膺不能

者朕亦將諭卿之旨諭伊等知不過勸勉其效法耳

仰視伏念我

聖主臨御以來事事遵承

聖祖言言必稱

天參贊化育惟天下至誠臣等親際

唐虞不能許身稷契已深慚愧顧復何心甘漢唐賢臣

之不如勤勤勉勉只所以自盡實不能仰副萬一

乃屢荷

殊褒捫心滋懼敢不益思奮揚以竭綿力續接家信知

於十月二十六日欽奉

特旨補授臣雲貴總督加兵部尚書銜茲於十二月十

八日已准部咨行知臣隨恭設香案望十二月十
闕叩頭恭謝
天恩另疏奏
謝外竊臣之受
卿以受恩而言此九字朕則單用此九字也
恩至矣盡矣內外臣工無有如臣者臣復何言惟有必
誠必敬矢勤矢慎時時問心勿自昧天良已耳謹
此繕摺齎
奏伏乞
覽
聖主睿鑒再烏蒙鎮雄事須臣自調度約算半月內可
竒
定臣擬於除夕回省朝

賀元旦令節再往霑益州適中之地就近料理統俟
事畢回署日具疏
題報合併聲明臣謹
奏
是
同日又
奏爲欽遵
聖諭事竊臣烏蒙鎮雄摺內荷蒙
硃批徐徐斟酌爲之此事急不得岳鍾琪已請身到成
都就近料理涼山普雄等事朕已允其請此一大事

全賴二卿協衷勉力爲之也欽此此伏念臣身受
殊知叨膺重寄邊方大事敢不謹慎但事在審機法惟
遵制若機無可乘原不妨遲緩倘事有可圖則務
宜神速如烏蒙土府一案旣經川督臣岳鍾琪
題叅革職奉
旨各委大員會審則祿萬鍾等出而聽審自應按罪定
招抗不赴審卽應遣兵擒剿名正言順不待再計
者也臣自接准部咨訪查烏蒙舊事康熙五十三
年會奉
欽差侍郎噶敏圖會同雲貴督撫諸臣齊集畢節縣提審

各案土府祿鼎乾抗不赴質坐待兩月餘不得已
令流官入烏作當換出祿鼎乾及至到案並無嚴
訊一語親供一詞遂爾完結遣回換出流官從此
兇酸益熾而至今土文劉建隆猶有不敢正視烏
蒙之語查烏蒙兵馬共不及一萬所恃者惟標刀
弓弩大礮止二座鳥鎗不過三百桿渠魁止祿鼎
坤握其大勢又與祿萬鍾母子不和而祿萬鍾年
纔十五一聽劉建隆土使毫無知識但得祿鼎坤
其餘俱可應手料川省委員必不能拘提到案因
先示以不可犯次示以不忍殺隨於赴黔之便沿

此朕確知者

途酌派官兵并各土兵俱令各在營候調聲言烏
蒙少抗即擬進勦一面密檄署東川府黃士傑密
差幹役入烏打探并覓熟識土目之人前去開導
曉以利害明告臣舉動一面委總兵官劉起元糧
道張允隨先赴東川料理一切候川省委員到日
再赴威寧會審并移知川省督提諸臣去後續據
黃士傑呈送祿萬鍾祿鼎坤詳文俱稱烏蒙與東
川緊連去滇省不過六百里情願照例撥歸雲南
等語臣隨以烏蒙原屬川轄今欲歸雲南事關
題達仰候酌奪至於奉

旨會審之件本部院與川督部院事同一體順則嘗福抗則遭禍等語傳示去後續祿萬鍾爲劉建隆唆使以川省委員松茂道李世倬永寧協副將張瑛至今並無音信亦無知照前所委敘永廳同知杜士秀建武營遊擊許綿正并千把典史共五員牌內止提達木一人並無祿萬鍾祿鼎坤等且無革職摘印拘審字樣遂得藉口支吾不前而祿鼎坤狡黠自領數十頭目并土兵數百人前來江界差頭目請黃士傑會話黃士傑稟明總兵糧道帶領數人親往江界諭以順逆曉以禍福祿鼎坤見並

此語無憑

張瑛歲底來京引見朕尚將其條奏發於汝二人豈有委此事之理張瑛庸常無知乃孟浪俗人也

無一兵感泣畏服遂率伊二子并各頭目隨至東川并剃頭改服以明輸誠之意及臣本月十三日抵東川前一日祿鼎坤父子迎至百里外匍匐道左情詞哀切隨行至郡臣各賞給緞疋銀牌面加飭諭并委爲土守備令隨同遊擊張鶴前去土府招喚祿萬鍾等及十九日據土府祿萬鍾詳稱欽

奉

天旨革職憲牌提審未蒙兩省憲員知照在於何處何日臨審懇恩寬限俟將案內提審人犯催齊親領赴轅等語至二十日亥刻又據張鶴祿鼎坤各稟

報祿萬鍾母子並無異詞奈被劉建隆楊阿台等
協同鎮雄范掌案紐紐巴等唆撥挾制斷不肯令
出去非先擒此數人不能了事等語臣隨酌撥官
兵當夜檄行去訖該臣看得祿鼎坤旣經投到烏
蒙大勢已無能爲雖遣官兵直抵土府料亦不敢
抗拒大約半月內俱可平定烏蒙改流目下不難
烏蒙改流後鎮雄改流更易但所慮者一經改流
甚是甚是
善後事宜大須調劑岳鍾琪駐劄陝省鞭長不及
岳鍾琪已奏令張玉領兵聽卿節制調用亦恐有遲悞
卽川省撫提二臣恐聞見不確亦難遙度若照前
之意卿應如是相機而行者也
東川舊例合烏雄兩府現在錢糧不及三百兩而

設官安營歲需費帑銀數萬有名無實終於無補
況恩威寬猛之間少有未協猶恐滋後患臣受
恩至重循分盡職不足以圖報此疆爾界不敢稍存分
別稍蓄嫌疑謹據實陳明伏乞
有何嫌疑岳鍾琪已奏從滇料理為便
聖主睿鑒或准兩土府改歸雲南俾臣就近料理或俟
自然就近歸滇為是題到有旨卿只管奉此旨籌畫料
烏蒙事定仍隸四川臣但加意鈐制迅賜
理
訓示以便預先籌畫有所遵循至於川省諸臣相隔遼
事已如此出乎望外定局矣還用何商酌
遠不能逐一同商恐失事機所委大員至今未到
亦不能待合併聲明臣謹
奏

爲此一事朕不能釋懷萬不料其如此完結實非人力
朕惟以手加額心叩
蒼穹我
聖祖君父在天之靈賜佑耳此事豈不用張弓持矢所能
了者國家祥瑞之事卿之奇功也朕之慶喜筆難書諭

同日又
奏爲據實奏
聞事竊臣家奴齎摺抵黔內奉
硃批何世基恐有書生迂習未知可能料理黔省正在
振作之任否據實奏聞朕意欲易之欽此伏念黔省

吏治因循委靡由來已久隱田荒土從未一清礦
廠銅銀誰經親驗而燒殺刦擄之案毫不關心惡
夷姦蠹之防動則束手非有振作之才難堪料理
之任誠如
聖慮洞燭無遺但振作料理雖須放膽原出自小心必
謀終有成然後始事斯舉庶籌畫萬全可行久遠
若稍涉孟浪惟計目前將興一利利未就而弊先
伏除一弊弊未革而害更大非所以盡臣職酬
主恩也何世瑱人品操守無庸再瀆雖過於拘謹不無
猶豫然警惕之所致非瞻顧所從來臣駐黔逾月

一切官方民事無不悉商熟議見其實心實力勤
但能此四字

何事而不可任

瘁幹辦而知人解事亦出楊名時上據臣愚見仍
請留黔俾臣得同心協力依次料理一二年後將
有規模至於軍務苗情隣省野夷等件臣當加意
總理斷不敢以遠在滇省少有諉卸也謹據實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卿此奏朕放心矣
同日又

奏為欽遵
聖諭事竊臣進
貢家奴抵黔欽奉
硃諭陳時夏有母在家欲告假接其母同赴任所朕許
命地方官送來可以不用伊親往伊深感情願爾可
與楊名時委一微員同陳時夏之弟一路用心照看
好好送至蘇州可命乘驛前去爾等亦幫助費用令
其如意即伊家中亦為之安頓妥協不可令其母繫
念爾等併時常照看將此亦諭楊名時知之再起身
日期不可催廹遲早取伊毋之便有年紀人路上著

好生照料隨便歇息行走不必因乘驛定限特諭欽
此臣隨敬錄
硃諭齎送楊名時并札囑預先料理外恭惟
聖主曲體下情無所不至用其子并念其母慰其心更
恤其家身受者難安見聞者增感而臣伏讀數四
泣下沾襟重念臣父家居十五年時臣弟兄俱幼
臣母拮据倍常迨婚嫁事畢窮乏益甚續臣襲世
職充侍衛臣父謝世臣母甘旨不能繼憐臣最篤
望臣最切及雍正元年臣疊荷
殊恩而臣母已先三月見背故自任江蘇擢雲南臣富

貴已極而飲食服御亦未敢稍事華美者痛念臣
母不及待
恩榮不忍令妻子輩過分受享也茲奉
恩諭照看陳時夏之母淚從中來不能自止
慈父之前毫無忌諱不禁瑣屑陳之俟臣回署日當親
至其家面候伊母待伊母如母一切料理妥協差
朕覽之淚落覽之卿真良臣也孰
能居此心孰肯言此語卽此一語卿九祖逍遙極樂矣
員並家人護送以仰體
朕何幸如之
聖慈垂憐署撫臣陳時夏之至意謹具奏
聞伏乞
睿鑒臣謹

奏

同日又

奏爲敬陳東川事宜事臣自長寨事竣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由貴陽府起程過威寧鎮至東川府此三百六十里內人煙俱寂雞犬無聞惟隔三十里有塘兵二三名茅屋數間而入山處古木參天遠山處平疇萬頃取用盡屬良材墾治皆爲美產然而田皆蒿萊地盡荊棘耕種不施漁樵絕跡者則以地近兇夷徒齎糧以資寇盜故民不肯爲官不敢問而近城數十里內肥饒之土亦半拋荒雖藉口

烏雄之侵擾實地方有司之不用心也臣住威寧兩日查勘一切見西北康家海子一帶一片積水長可百餘里細詢土人俱稱明季原曾開田舊有河三道後因河身淤塞無處洩水故廢棄至今臣隨尋看河身三道河形仍在綠下三十里爲白石崖所阻故爾漲漫查白石崖傍有土山可以開挖通流約畧工價不過三千兩倘得成熟可出米數萬石較稻田壩八仙海子更屬近便臣已面委文武各員逐細勘估擬於明春捐價興工及十二月十三日抵東川雖城垣傾圮人戸蕭條然而覩其

山川察其形勢按其疆畝稽其廠地固膏腴之府物產之區也坡坂宜蕎原隰宜稻田高水活旱澇無恐緣歸流之後仍屬六營盤踞諸目逞兇歲遇秋收輒行搶割故改土三十年仍然為土所有而文武官員離省二千里長寓省城每於終歲文來收租武來散餉此外皆不復問自

聖主御極以來各加整飭雖文員到署武職到營而因循畏縮錮習難返墾田開礦之議從未與聞今臣所至之處宣揚

聖德播告

天威土府雖尚未除而道路所經無不惕慄凡於官弁
兵丁申之以訓詞給之以奬賞并傳諭六營長諸
頭目賜以銀牌牛酒無不踴躍帖服惟命是從隨
復按籍稽查逐款清理據東川定額歲賦不及四
百兩並無秋糧設兵一千名歲需米三千五百餘
石每石議定折銀一兩六錢四分係於成都藩庫
請領今既歸滇來年春季即該滇省放給而現在
倉儲並無米石臣查得舊有官莊一十九處每年
納租米一千四百餘京石係文武各員私收之項
今應歸公又查得舊有祿氏莊三處共十三村每

歲約有租四百餘石祿氏原係獻土之婦今祿氏
身後無嗣亦應歸公查此二項通共可得租米二
千石現在可充軍糈再合郡隱漏田畝甚多應趁
此逐一清丈按畝陞增每歲兵糧量可資給不須
更慮至於拋荒地土半屬良田通計開墾不下數
十萬畝一時難以招募且開墾定例六年後陞科
亦緩不濟事臣現已置買耕牛捐造農器擬於者
海漫海等處蓋房百餘間先墾田萬餘畝雇工分
種明歲秋收即可得糧二萬石除添放兵米外用
備修理接濟廠民諸事可以調劑查東川礦廠頗

多前川省未開亦以米糧艱難之故現在湯丹一廠臣已採試礦苗甚旺就目前核算歲課將及萬金此外如革樹等廠凡十餘處待米糧足用通行開採雖或衰旺不一皆不無小補再東川地方遼濶營長伙目侵占田畝私派錢糧甚至縱夷刦殺綁擄平民非一知府一經歷所能遍理查巧家一營逼近烏蒙去府窵遠歷遭烏酋殘踏似應設立一縣將馬書弩革米糧壩以扯汎等處歸併管轄者海地方素通烏蒙暗行不法應將縣典史移駐者海將革舍阿固伙紅等處歸併管轄亦補地方

亦離府治百里山深箐險應設巡檢一員將五龍
阜七法戞等處歸併管轄則補地方遠在江外應
設巡檢一員將阿木可徂普毛杉木箐等處歸併
管轄如此則凡緊要地方俱有職員分理墾田開
礦協辦有人而營長伙目改立鄉約保長一體編
甲將稽查既嚴漸染亦易二三年後東川將為樂
土矣至於東川營制臣前議請移援勦左協駐防
原為東川一府計今若得烏蒙改流則東川烏蒙
鎮雄三府必應設一鎮東川又可不必安協容俟
烏蒙事定合撥兵數通算糧餉必銀米不至大增

然後可以定議臣現同曲尋鎮總兵臣劉起元詳
細籌畫應併東川府一切續議事宜再行請
旨合先陳明謹繕摺具
奏伏乞
有何可諭妥協之至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覽此奏甚爲嘉獎賞悅覔一從至誠三昧中料理之事
朕實不知如何待卿而方於此心不負但實憐卿心血
於意不忍耳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照阿墩子奔子欄其宗喇普爲西等處緣貼近

滇省應歸滇省管轄經雲南提臣郝玉麟四川提

臣周瑛會勘定擬咨商川督臣岳鍾琪前督臣高

其倬詳議具

題業經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臣准部咨隨檄委中甸辦事原任劍

川州知州楊正輔駐防阿墩子曲尋鎮遊擊顧純

祖候同川省委員清勘界址交割錢糧并移知川

督撫臣去後續據委員稟報畧稱阿墩子其宗喇

普爲西等處頭人俱無異說獨奔子欄素與中甸不和恐歸滇之後受中甸營官鈐制而頭人敦住扎什者舊係巴塘所屬號爲小神翁遂造爲浮言譯出番信稱不願歸滇以蠱惑衆聽并投訴各署等語臣念受降外夷原以示羈縻既與中甸不和自不應令中甸營官管轄致生事端但奔子欄既經歸滇又不應仍令巴塘營官管轄以滋混亂查巴塘原有三營官若撥一員屬滇奔子欄地方仍令照舊管轄庶幾兩便隨札商提臣移咨川省并檄知委員著令曉諭安慰去後嗣又據委員詳報

鶴麗鎮臣張耀祖咨呈大略謂川省委員已到正
調齊阿墩子各處頭人會同勘界割歸滇省而敦
住扎什獨不遵奉復再三開示歸滇之後並不令
中甸營官管轄仍撥巴塘營官來滇管轄伊始終
抗拗且率領數百人并馬匹器械等集聚喇嘛寺
名爲會議勢甚梟張而其宗喇普等處又各具番
信急欲歸滇恐受敦住扎什之害請兵防護查四
川提督給有番民信牌有不願歸滇代爲再
奏之語故敦住扎什恃以狂悖
欽差大人來時亦曾面言巴塘營官差人到洛籠宗行

營投遞番信有不願歸雲南受中甸營官管轄的話川省委員見勢不能清交已俱回省請示等語而提臣郝玉麟并稱川提督咨文內明知昌波奔子欄二處應歸滇省而進呈
御覽之冊又造入川省巴塘項下並未註明應劃分滇省字樣以親勘同議之事自相矛盾甚不可解據此則前此之給牌情節顯然等語臣接准川提臣周瑛咨與郝玉麟咨札無異竊思奔子欄等處既皆內附則歸滇歸川均屬一體維
聖主軫念邊方原使各圖寧謐而大臣仰體

睿慮詎敢作意區分卽番夷各懷已私但知此疆彼界
在權衡應知大體何得朝四暮三乃爾持疑不定
至今交割未清況或蜀或滇豈可令頭人自主而
孰遠孰近又早爲屬吏通知惟上議既定則下情
自安在滇省不必相強而川省則宜早圖臣意但
朕亦知此論矣
將敦住扎什調回四川省城分撥巴塘營官一員
屬滇著管轄奔子欄等處則交割等事立可清楚
是極當極未曾想及此不卽不離之料理
業經移咨川省督提諸臣並詳札懇致俟咨覆到
日自有妥議緣
欽差鄂奇等回京覆陳情事恐縈

聖懷先此奏
聞臣謹
奏
郝玉麟將此情由奏到朕詰問周瑛但支吾亂道毫無
定見平常人也已諭岳鍾琪將敦住扎什調回川省已
議定之事豈可任其自主雖如此諭去恐非奔子欄部
落之情願或少生事端令覽卿此奏朕毫不繫念矣





